

南史演義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南史演義目錄

- |     |         |         |
|-----|---------|---------|
| 第一卷 | 晉室將亡廊廟亂 | 宋家應運帝王興 |
| 第二卷 | 劉寄奴滅寇立功 | 王孝伯稱兵受戮 |
| 第三卷 | 楊佺期演武招婚 | 桓敬道興師拓境 |
| 第四卷 | 京口鎮羣雄聚義 | 建康城僞主潛逃 |
| 第五卷 | 扶晉室四方悅服 | 伐燕邦一舉蕩平 |
| 第六卷 | 東寇乘虛危社稷 | 北師返國靖烽烟 |
| 第七卷 | 除異己暗襲江陵 | 翦強宗再伐荆楚 |
| 第八卷 | 任諸將西秦復失 | 行內禪南宋聿興 |
| 第九卷 | 廢昏庸更扶明主 | 殺大將自壞長城 |
| 第十卷 | 急圖位東宮不子 | 緩行誅合殿弑親 |

- |       |         |         |
|-------|---------|---------|
| 第十一卷  | 誅元凶武陵正位 | 聽逆謀南郡興兵 |
| 第十二卷  | 子業凶狂遭弒逆 | 鄧琬好亂起干戈 |
| 第十三卷  | 計身後忍除同氣 | 育螟蛉暗絕宗祧 |
| 第十四卷  | 輔幼主道成懷逆 | 殉國難袁粲捐身 |
| 第十五卷  | 沈攸之建義無成 | 蕭紹伯開基代宋 |
| 第十六卷  | 縱敗禮宮闈淫亂 | 臣廢君宗室摧殘 |
| 第十七卷  | 救義陽蕭衍建績 | 立寶卷六貴爭權 |
| 第十八卷  | 行亂政外藩屢叛 | 據雄封衆士咸歸 |
| 第十九卷  | 蕭雍州運籌決勝 | 齊寶卷喪國亡身 |
| 第二十卷  | 寶寅潛逃投北魏 | 任城經略伐南梁 |
| 第二十一卷 | 停洛口三軍瓦解 | 救鍾離一戰成功 |
| 第二十二卷 | 築淮堰徒害民生 | 崇佛教頓忘國計 |

- |       |         |         |
|-------|---------|---------|
| 第二十三卷 | 伐東魏淵明被執 | 納叛臣京闕遭殃 |
| 第二十四卷 | 羊侃竭忠守建業 | 韋粲大戰死青塘 |
| 第二十五卷 | 跛奴背誓破臺城 | 諸王歛兵歸舊鎮 |
| 第二十六卷 | 陳霸先始興建義 | 王僧辨江夏立功 |
| 第二十七卷 | 侯景分尸懲大惡 | 武陵爭帝失成都 |
| 第二十八卷 | 魏連蕭管取江陵 | 齊納淵明圖建業 |
| 第二十九卷 | 慕狡童紅霞失節 | 掃餘寇興國稱尊 |
| 第三十卷  | 廢伯宗安成篡位 | 擒王琳明徹立功 |
| 第三十一卷 | 張麗華善承寵愛 | 陳後主恣意風流 |
| 第三十二卷 | 陳氏荒淫棄天險 | 隋兵鼓勇下江南 |

# 南史演義第二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 第八卷 任諸將西秦復失 行內禪南宋聿興

話說休之宗之知東軍大上。劉裕自來。遂合兵五萬。臨江岸置陣。以拒來師。岸

高數丈。其壁如削。陣前鎗刀密布。矢石列排。真如銅牆鐵壁。無懈可擊。陣形容西

極是難克方激出劉裕怒來。裕驅兵直進。下令曰。先登者有賞。於是衆力同奮。那知登未及

半。上面箭如雨下。紛紛俱墜。死者相繼。無一能登岸者。裕怒。披甲欲自登。諸將

勸止不從。主簿謝晦趨前抱住不放。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

不可。無公。二語思愛如見。裕乃止。時胡籓領遊兵往來江津。裕呼之使登。籓有難色。不

即遽上。裕大怒。厲聲呼左右收來斬之。籓見左右持刀趕來。顧而謂曰。正欲擊

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身而上。是胡澤原連殺數人。由是隨之。

者稍多。大軍因而乘之。遂皆登岸。呼聲動地。無不一以當百。西軍大潰。宗之休

之走。裕揮諸將追之。追下數里。忽見一枝軍喊殺而來。擋住去路。追者見有接

應人馬。便按兵不追。你道接應者何人。乃是魯軌在後。知前軍交戰。恐防有失。

趕來相助。恰好救了敗殘人馬。休之宗之見魯軌兵到。心下稍安。收集逃亡。再

整軍馬。已喪十分之三。休之欲退保江陵。軌請再申一戰。以決勝負。乃復結陣

以待。軌請再戰原可轉敗爲功其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何却說檀道濟從別路出師。探得荆襄之兵。盡

聚江上。本州無備。乃引兵突至江陵。命勇將薛彤高進之。乘夜扒城而入。一鼓

下之。既克江陵。復進兵襄陽。襄陽守將李應之。開門出降。於是荆雍皆得。斯時

休之方圖再戰。忽聞根本已傾。驚得魂不附體。謂左右曰。前有強敵。退無歸路。

若何而可。左右勸其北走。遂同宗之焚營宵遁。行未數日。軍士不樂北行。散亡

殆盡。虧得休之平素愛民。民見其敗。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追之。不及而還。

於是休之宗之等，並降於魏。休之裕嘉道濟之功，加號鎮北將軍，留守荊雍。而班師以歸。當是時，裕功業日隆，強籓盡滅，凡宗室之有才望者，皆懼見害，出奔異國。然裕意中欲俟關隴平定，然後受禪，故猶存晉朔。下叙伐秦而插此數語，以問之文勢，方不促。

一日，聞秦主姚興死，子泓立。諸子搆難，關中大亂。裕喜謂穆之曰：「吾今日舉秦必矣。」乃下令戒嚴，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穆之爲左僕射，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徐羨之副之。丁巳，裕發建康，命王鎮惡將步軍一萬爲前鋒。自淮淝向洛。檀道濟及胡籓將兵趨陽城。沈田子與傅宏之將兵趨武關。沈林子同王仲德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身統大軍爲後繼。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此行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語甚決烈九月，諸將入秦境，所向皆捷。秦之諸屯守兵，皆望風降附。旣而進攻洛陽，克之。引兵徑前，直抵潼關。秦主懼，命姚紹爲大將軍，督步騎五萬守潼關。鎮惡等不得前。久之，軍中乏食，衆心危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



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在遠。賊衆尙強。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目以見相公之旗鼓耶。衆聞其言。乃不敢退。此表

功之鎮惡親至宏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進攻秦軍。大破之。遂克潼關。姚紹奔還。十三年五月。裕大軍至陝。沈田子傳宏之亦克武關。入攻峽柳。秦主欲自將拒裕。而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欲戰。傳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先往薄之。可以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傳宏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聞之。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軍大敗。斬馘萬餘級。此表秦主奔還。與姚丕共守灊上。鎮惡引軍入渭。以趨長安。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

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畢登。鎮惡暗使人悉斷艦纜。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去。倏忽不知所在。時秦兵尙有數萬。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而去。今進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乃身先士卒。進擊秦軍。衆戰士無不騰踊恐後。大破姚丕於渭橋。此表鎮惡之功秦主泓引後軍來援。反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左右親將皆死。單馬還宮。鎮惡乘勝馳入平朔門。進圍其宮。泓涕泣無計。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謂父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十一歲兒難得有此義氣癸亥。泓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收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七月。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入秦宮。收彘器渾天儀土圭等。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

賜將士。秦東平公姚讚帥其宗族詣裕降。裕皆殺之。送秦主姚泓至京師。斬於市。滅秦事畢裕既平秦。欲留長安。經略西北。一日。聞報劉穆之卒。如失左右手。謂諸將曰。本欲與諸君共事中原。今根本無托。不得不歸矣。乃留次子義真鎮關中。以王修王鎮惡沈田子毛德祖四人輔之。而身東還。時義真年十二也。百戰得棄一朝先是夏王勃勃聞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進據安定。及聞裕還江南。奮袂大喜。即命其子赫連瓚爲前鋒。帥騎二萬向長安。身督大軍爲後繼。沈田子出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曹。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退。請自出擊。至軍。責田子不進。田子素與鎮惡不睦。以其恃功驕縱。恨之切齒。至是益怒。又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乃托以議事。請至軍中。斬之幕下。矯稱受裕令誅之。報至長安。諸將皆大驚。義真與王修被甲登城。以察其變。

俄而田子帥數十騎至。言鎮惡反。修命執之。數以專戮罪斬之。夏兵至。修同傳宏之出拒。連戰皆勝。赫連瓚乃退。又義真年少。賞賜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乃譖修於義真曰。田子殺鎮惡。坐以反罪殺之。今修殺田子。是亦反也。義真信以爲實。遂殺修。田子殺鎮惡。首誤大事。修數其罪而戮之。當已至義真復殺修於義何居宜其一敗塗地也。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壹。夏兵復來。義真悉召外兵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裕初聞田子殺鎮惡。王修殺田子。而義真又殺修。大駭。繼聞勃勃進攻長安。料義真必不能守。乃命朱齡石赴長安代之。戒之曰。卿至。敕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斯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俱歸。那知齡石未至長安。義真已棄城而東。可見小兒不可重托。赫連瓚率衆三萬追之。齡石遇之於途。謂義真曰。速行乃可以免。今載貨寶輜重。日行不過十里。虜至何以待之。義真不從。小兒不知死活。俄而夏兵大至。傳宏之等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宏之齡石及諸將皆死。會日暮。夏兵不窮追。義真左右殆盡。獨逃草中。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

識其聲。乃從草中出口。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然不能歸矣。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君望絕。想見義真是時 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

歸。裕聞青泥敗。未識義真存亡。大怒。刻日北伐。謝晦諫曰。士卒彫敝。請俟他年。

不從。會得段宏啓。知義真得免。乃止。伐秦事畢裕至是絕意 十四年冬十月。詔

進宋公爵爲王。增十郡。建宋王府於京口。自置相國以下官屬。加殊禮。進蕭太

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先是王以讖言云。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使侍郎王韶之

結帝左右。密謀弑帝。帝旣崩。乃稱遺詔。奉瑯琊王德文卽皇帝位。改元元熙。是

爲恭帝。恭立一載。王欲受禪。而又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元篡

位。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

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卿等以

爲何如。一片假話 羣臣盛稱功德。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至外。恍然

悟曰。王欲自帝矣。烏可不成其業。遂復入。行至宮門。而門已閉。乃叩扉請見。王

命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唯云：卿去須幾人相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卽時奉辭。亮出。時已二鼓。見長星竟天。附髀嘆曰：吾嘗不信天文。今始驗矣。夏四月，亮至建康。以內禪事諭羣臣。羣臣皆俯首聽命。於是下詔徵王入朝。再說恭帝卽位以來，明知此座不久，常懷疑懼。一日，傅亮叩閣來見。帝坐便殿見之。亮入再拜，啓於帝曰：宋王功德隆重，人心久歸。願陛下法堯禪舜，以應天命。帝曰：如是，當作禪文。亮卽袖中取草呈上，請帝自書。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木已成舟，樂得既官面話了。遂書赤書爲詔。

詔曰：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由來尙矣。晉道陵遲，仍世多故。爰稽元興，禍難旣積。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我宣元之祚，已墮於地。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頽運，再造區夏。固以興滅繼絕矣。乃三孚僞主，開滌五都。雕顏卉服之鄉，龍荒朔漠之長。莫不迴首朝陽，沐浴元澤。故四靈効

瑞。川岳啓圖。嘉祥雜遝。休應炳著。元象表革命之期。華夷著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於幽顯。瞻烏爰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哉。朕雖庸闇。昧於大道。永鑿廢興。爲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歸禪於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禪詔既下。羣臣請帝出宮。以讓新天子卽位。帝曰。天下猶非吾戀。况一宮乎。甲子。帝遜居於瑯琊舊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謝晦謂之曰。徐公得毋過戚。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同也。詳極丁卯。宋

王裕至石頭。羣臣進璽綬。乃爲壇於南郊。卽皇帝位。文武百僚朝賀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臨太極殿。建號大宋。改元永初。奉帝爲零陵王。降褚后爲妃。優崇之禮。皆依晉初故事。建宮於秣陵縣。以兵守之。庚午。立七廟。追尊父翹爲孝穆皇帝。妣趙氏爲孝穆皇后。上事繼母蕭太后素謹。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及卽位。尊爲皇太后。又大封功臣宗室。增賜從兄懷敬食邑五百戶。

報其母乳哺之恩也。補得傅亮、徐羨之、檀道濟等俱增位進爵。追封已故左僕射劉穆之爲南康郡公。左將軍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思念穆之不置。謂左右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子劉邕。雖襲父爵。而上不重用。左右或言於上。上曰。吾豈不知邕爲穆之兒。但其人有奇癖。非人情。不可近。穆之身後餘波蓋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鮫魚。初爲南康郡。其吏役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鞭之見血。結痂必送進。取以供膳。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問何食此不潔。邕曰。吾性嗜此。靈休因將痂之未落者。盡剝取以給之。邕去。因與友人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遍體流血。聞者皆以爲笑。以故見惡於帝。却說帝恐零陵尙存。人心未一。密以毒酒一瓶。授郎中令張偉。使往酖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不愧爲忠臣先是零陵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床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之手。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侍中褚談之。褚妃兄也。帝令談



之探妃。何如張偉妃出別室。與兄相見。兵士遂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聞其死。率百官臨朝堂三日。葬以帝禮。謚曰恭帝。後人有詩悼之曰。

虛號稱尊僅一年。牀前煮食劇堪憐。

晉家氣數應當盡。一線如何許再延。

且說帝自受禪以來。勤於政事。力矯前代之弊。從此人民樂利。天下乂安。一日。帝視朝。百官皆集。問曰。當今之事。何者宜先。羣臣請立太子以固國本。帝從之。乃先封諸子。義真爲廬陵王。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追謚故妃臧氏爲敬皇后。而立義符爲太子。初帝常在軍中。戰爭無虛日。年近五十。尙無子。至晉義熙二年。始生太子於京口。得之甚喜。及長。有勇力。善騎射。解音律。常命劉穆之輔之。留守京師。然性好淫樂。多狎羣小。帝以其長立之。屢戒不悛。已伏下見因謂謝晦曰。吾思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今太子多失。卿以爲廬陵何如。

晦曰。陛下旣思存萬世。其事不可不慎。臣請往而觀之。出造廬陵。廬陵知晦從帝所來。殷勤相接。與之坐談。今古議論風生。語紛紛不絕。晦默然相向。數問數不答。還謂帝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帝乃止。儲位得不易。未幾。帝不豫。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入侍湯藥。越數月。帝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後日與兵犯順帝已料及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許臨朝。此却良一代讓。徐傅謝檀四人。同受顧命。癸亥。帝殂於西殿。享年六十七。先是帝居大位。節已愛人。嚴整有度。目不視珠玉。後廷無紈綺之服。絲竹之音。寧州獻虎魄枕。光色燦麗。帝得之大喜。左右疑其愛之也。帝曰。吾聞虎魄能治金創。命擣而碎之。以給北征將士。平秦之日。得一美人。容貌絕佳。乃秦主興從妹。帝納之。寵愛無比。因之早臥晏起。頗廢政事。一日謝晦進見。時帝方擁美人共寢。內侍不敢報。晦屏立門外。候至日午。帝方起。晦因諫曰。陛下二代英雄。平生不好女色。年

近。遲。暮。而。以。有。用。之。精。神。耗。於。無。用。之。地。臣。竊。以。爲。不。可。正音帝立悟。卽時遣出。性尤坦易。出入儀衛甚簡。常著木齒屐。步出西掖門。幸徐羨之宅。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又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宜載之簡策。以昭示來世。帝拒而不答。疾旣重。羣臣請禱。上下神祇。不許。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其豁達大度。有類漢高。故能誅內靖外。功格宇宙。爲宋高祖。高祖旣崩。羣臣奉太子卽位。是爲少帝。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后。徐羨之。傅亮。爲左右僕射。謝晦爲衛將軍。同掌國政。時魏師南侵。命檀道濟領南兗州刺史。鎮廣陵以拒之。是時新主當陽。舊臣在位。紀綱法度。一運永初之政。正是上下相安。天下從此可以無事。那知新主卽位未幾。又生出一番變動來。且聽下回分割。

劉裕旣與休之構難。勢不兩立。而計謀之捷。將士之勇。休之百不能及。焉得不敗。秦主姚興旣祖。嗣主又弟兄攘奪。正是有隙可乘。起兵圖之。當已。

繼欲受禪。難於自言。傅亮會其旨。一言契合。及恭帝索禪詔。而亮出之袖中。何以逃千古史臣之筆。若徐廣之流涕。張偉之飲酖。足以愧叛晉歸宋之人矣。

## 第九卷

廢昏庸更扶明主

殺大將自壞長城

話說少帝卽位以後。全無君人之度。狎匿左右。遊戲無節。時時使鎗弄棒。鼓鞀之聲。震於外庭。又在後園鑿一大池。周圍數里。號天淵池。造龍舟於中。日夕遊宴爲樂。高祖所積內庫寶物。不上三月。耗費殆盡。羣臣屢諫不從。徐羨之、傅亮、深以爲憂。謂謝晦曰。幼主所爲如此。高祖之業。必爲墮壞。奈何。晦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廢之。吾儕寧負嗣主。不負社稷。羨之以爲然。於是密謀廢立。晦又曰。今若廢帝。次立者應在廬陵。廬陵亦非守成之主。此不可不慎也。先是廬陵性警悟。舉動輕易。向執政多所求索。執政不與。廬陵深以爲怨。數有不平之言。故諸臣不欲奉以爲主。乘其與帝有隙。先表奏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

郡。義真既黜。徐傅便欲廢帝。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同受顧命。且有兵衆。威服殿  
 省。必得與之共事。乃無後患。於是遣使兗州。徵道濟入朝。有中書郎邢安泰者。  
 典宿衛兵。結之爲內應。俄而道濟至京。羨之等邀至第中。告以廢立之事。道濟  
 曰。廢之更何所奉。羨之曰。宜都王素有令望。又多符瑞。可立也。道濟以爲然。知則  
非宜都道甲申。謝晦托以領軍府敗。起工修治。聚將士於府內。明晨舉事。夜邀  
 道濟同宿。晦懷恐懼。反側不得眠。道濟則鼾呼而寢。晦因此服其膽量。詰旦。道  
 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後。入自雲龍門。邢安泰先誠宿衛。莫有禦者。直至內殿。  
 問帝何在。宮人曰。昨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夕遊天淵池。卽龍舟而寢。  
 衆遂入園求帝。時帝未起。內侍報有兵至。帝大詫異。方下牀。軍士已躍入龍舟。  
 殺二內侍。帝格之傷指。扶出船頭。以兵衛之。擁入東閣。徐傅等卽矯稱太后令。  
 數帝過惡。收其璽綬。降爲營陽王。送歸故太子宮。羣臣拜辭。後又遷帝於吳。後  
 邢安泰弑之。并殺廬陵於新安。聞者悲之。廢之可也。而必弑之。且廬陵何罪。而亦殺之。殘忍如此。徐傅何自死。

是時九重無主。宜都王尙在荊州。羨之與亮。欲先樹外援。乃除謝晦都督荆襄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精兵舊將。悉配麾下。傅亮始率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於江陵。入承大統。亮行數日。遇蔡廓於途。問以時事。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倘一旦不幸。諸君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不知其已弑也。亟馳信止之。已無及矣。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卽賣惡於人耶。羨之不肯認錯既不亮至江陵。率百僚詣王第。上表進璽綬。行九叩禮。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

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驚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此心。勿爲辭責。

繼聞營陽廬陵二王死。大驚。駕不敢發。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材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志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故先

廢之。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越次奉迎。冀以見德。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故此殺害。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至京。以副天人之心。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王乃命王華留總後任。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料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反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近之望也。數語則期可聽有似王乃止。令百官皆從行。而留彥之鎮襄陽。是日方引見傅亮。對之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及義真少帝遭害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跼蹐不寧。流汗沾背。不敢對而出。王於是就道。嚴兵自衛。臺兵不得近步伍。行次大江。有黑龍躍負王舟。左右皆失色。王曰。此大禹所以受命也。我何德以堪之。八月丙申。駕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私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搖首道未必。已亮

自免矣知不

丁酉。卽皇帝位於中堂。是爲文帝。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元嘉文武賜位二等。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徐傅等大懼。詔謝晦赴任荊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默然。然初懼不得去。旣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禍孰原知

免不時會稽孔寧子爲帝諮議參軍。及卽位。以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望。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搆於帝曰。徐傅不除。大位終無安理。帝本欲誅二人。并發兵討晦。以其權尙重。故遲遲不發。聞二人言益信。於是引用腹心。徵到彥之於雍州。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聞召。自襄陽南下。過荊州。謝晦慮其不過已。而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留名馬利劍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却說元嘉三年二月乙丑。帝已大權在握。乃下詔暴徐傅謝晦專殺二王之罪。命有司收之。且曰。晦據有上流。若不服罪。朕當親率六師。討其不臣。是日黃門郎謝朮在朝聞之。飛報亮與羨之。羨之欲逃。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知



不免入陶灶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爲門者所執。上遣人以詔書示之。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托。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何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戮羨之屍。殺其二子。此殺二王之報收謝朐於獄。帝將討晦。召道濟於廣陵。道濟聞召。卽來。見帝於合殿。帝謂之曰。弑逆之事。卿不豫謀。卿無懼焉。今欲委卿西伐。卿以爲克否。對曰。臣昔與晦從先帝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此逆順之異帝大悅。却說謝晦聞徐傅等誅。帝將討已。於是先發二人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伐有年。指揮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乃抗表上奏云。

故司徒徐羨之。故司空傅亮。忠貞自矢。功在社稷。陛下不察。橫加冤酷。疑臣同逆。又下詔討臣。伏惟臣等若志欲竊權。不專爲國。初廢榮陽。陛下在遠武

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哉。故廬陵王義真。本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實效之。亦何負於宗室耶。此皆王華王曇首等險躁猜忌。讒搆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晦上表。訖以弟謝遜爲竟陵內史。司馬周超佐之。將萬人留守。自統精兵二萬發江陵。大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旗旌蔽日。歎曰。恨不以此爲勤王之師也。帝覽表大怒。欲自討之。乃命彭城王義康居守。親統大軍數萬。以到彥之爲前鋒。檀道濟繼之。卽日電發。絡驛奔路。時謝晦在道。探得京軍已發。謂其將庾登之曰。彼旣西上。吾且俟其至而擊之。何如。登之曰善。此乃反客爲主計也。晦乃停軍江口。嚴陣以待。先是諸人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道濟鎮廣陵。各擁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秉權居中。可得持久。故到彥之軍至。晦猶不以爲意。及聞道濟率衆來。不覺失色。曰。道濟何爲來哉。然猶恃其強。欲力戰勝之。恰值西

北風起。遂乘風帆而上。那知行未數里。風勢忽轉。前後連亘。急令落帆掉槳。而西人離沮。無復鬪心。此亦天欲敗之。故先挫其勢。道濟親立船頭。揮衆迎擊。謂西軍曰。所誅者一人。汝曹何爲與之俱死。西軍素服道濟。聞其言。皆不戰而潰。晦見大軍瓦解。慌急無措。單領心腹數人。乘小船急走。連夜逃歸江陵。帝聞前師克捷。大喜。遂自蕪湖東還。命到彥之率師追之。却說晦至荊州。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七騎北走。遜體肥壯。不能乘馬。晦每緩轡待之。不得速發。追兵至。執之。檻送建康。到彥之收謝氏子弟及周超等皆斬之。餘從逆者。並受其降。晦至建康。帝命與謝朓同斬都市。臨刑。朓賦詩曰。

偉哉橫海鱗。

壯矣垂天翼。

一旦失風水。

翻爲螻蟻食。

晦亦續之曰。

功遂侔昔人。

保退無智力。

旣涉太行險。

斯路信難陟。

其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抱晦而哭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晦

有慚色。帝既誅晦。論平賊功。進道濟爲司空。封永修公。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侍中。委以國政。以下叙義康專政義康。帝之次弟。性聰察。曾爲南徐州刺史。在州職事修治。與帝友愛尤篤。而帝自踐祚以來。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奉侍。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寢。總理內外。曲合帝心。故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自斷決。帝亦不怪。由是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日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引身相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間。標題所記。以示聰明。竇弄聰明招攬權勢豈是邀福之器嘗謂左右曰。王敬宏王球之屬。碌碌庸才。坐取富貴。那復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私置僮僕六千餘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帝嘗冬月嗽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之。大於供御者三寸。自謂兄弟至親。不復有君臣形迹也。先是領軍將軍劉湛。叙劉湛姦倭與僕射殷景仁。素相莫

逆其進也。景仁實引之。湛旣進。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日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猜忌漸生。知帝信仗景仁。寵遇不可奪。遂陰與義康相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屢使義康毀之於帝。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吾且避之。乃稱疾解職。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景仁能忍又湛與道濟不睦。而道濟功名日甚。寵命頻加。益忌之。會帝久疾不愈。自懼危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之黨。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大業當歸彭城。而慮道濟立異。湛於是說義康曰。道濟屢立奇功。威名甚重。其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主上若崩。道濟不可復制。非大王之福也。盍先除之。以絕後患。義康信之。乃言於帝。召道濟入朝。當是時。魏方入寇。道濟出師拒之。前後與魏三十餘戰。所向皆捷。軍至歷城。魏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乃自歷城引還。軍人有亡降魏者。告以食盡。魏人追之。衆惱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

之時。敵人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披甲。己白服乘輿。魏人疑有伏兵。不敢擊。稍稍引退。道濟乃全軍而返。臨機應變。智勇兼備。以見殺之可惜。歸未逾月。忽有詔至。召之入京。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自古所無。今無事相召。未識吉凶若何。道濟曰。吾方全師保境。何負國家。而致患生不測。汝無慮焉。遂行。向氏可為有識。若道濟全以人道待人。不知小

人之爲狗。玃也。

既至建康。以帝疾未瘳。留之累月。會帝病稍間。召而見之。慰勞且至。命

卽還鎮。道濟方出宮。帝忽昏迷。不省人事。劉湛謂義康曰。道濟既召之來。未可縱之去也。遂執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不逞之徒。因朕寢疾。規肆禍心。

收付廷尉。道濟見收。勃然忿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遂死。

并誅其子十一人。

何至慘毒乃爾。

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

號萬人敵。時人比之關張者。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兒輩不足復憚矣。後人

作長歌挽之曰。

寄奴崛起開鴻烈。四方猛士歸心切。風虎雲龍會一朝。就中道濟尤瓌傑。身

經百戰立奇功。血痕染得征袍紅。懾服強隣鎮西土。手麾旄鉞標雄風。一朝讒口紛紛集。烏盡弓藏從古說。韓侯見執黥彭烹。千古冤魂同一轍。目光如炬。髮衝冠。投幘狂呼白日寒。自壞長城真可惜。徒令志士心爲酸。嗚呼長城自壞亦已矣。宋祚傾頽魏人喜。

道濟旣死。帝在病中未知。及疾瘳。義康奏之。帝深惋惜。謂義康曰。爾何勿遽若此。義康曰。劉湛爲臣言。不殺道濟。後必有患。臣故誅之。帝由是怒湛。却說湛初入朝。帝悅其才辨。每與談論。必竟日始退。習以爲常。至是帝爲左右曰。向吾與劉班言。每視日早晚。唯恐其去。今與劉班言。吾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湛亦覺帝寵漸衰。乃欲使後日大業終歸義康。陰結廷臣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爲死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千方構陷之。推崇義康。無復人臣之禮。弄壞人死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千方構陷之。推崇義康。無復人臣之禮。弄壞人死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千方構陷之。推崇義康。無復人臣之禮。弄壞人

人事不至大禍臨頭不止帝聞之益怒。殷景仁密言於帝曰。相王權重。羣小黨附。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帝深然之。於是決意黜義康而誅湛等。一日。以密旨召義康入宿。

留止中書省。其夜帝出華林園。坐延賢堂。召殷景仁。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至是聞召。猶稱脚疾。坐小牀輿入見。誅討處分。帝皆委之。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殺其三子。天道好還。小人何益。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先是驍騎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帝惡之事。敗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帝所敬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旣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布襖。擲於帝前曰。汝家本貧賤。此是吾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便欲殺我兒耶。慌云之狀。如見之。帝乃赦之。又吏部尙書王球。簡淡有美名。爲帝所重。其姪王履。貪利進取。深結義康。劉湛。球屢戒之。履不悛。誅湛之夕。履恐禍及。履不及穿。倉皇奔至球所求救。依附小人者。須著眼看看。球命左右取履與之。飲以溫酒。謂之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能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



時帝本欲殺之。以球故。竟免其死。廢於家。帝以湛等罪狀示義康。義康叩頭謝罪。上表求貶。乃出爲江州刺史。幽之豫章。義康停省十餘日。見帝拜辭。帝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既發。帝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耳。先是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未幾早卒。義康因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及在安城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此慧公所以恨我不讀書也。罪何以免。到此方悟。嗟其晚矣。今且按下。再說義康既出。不數月。景仁亦死。帝旁無信臣。唯詹事范蔚宗。以文學見知。然亦不甚委任。有散騎郎孔熙先者。博學文史。兼通數術。其父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義康救之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且以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因欲弑帝。立義康。見朝臣內。惟范蔚宗志意不滿。可引與同謀。乃結蔚宗甥謝綜。以交蔚宗。熙先家饒於財。數與蔚宗博。故爲拙行。以財輸之。小人之用心可畏。蔚宗既利其財。又

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一日二人偶談時事。熙先連稱可惜者再。蔚宗問何惜。熙先曰。吾惜丈人以蓋世之才。不立蓋世之功耳。蔚宗又問若何立功。熙先乃說之曰。彭城王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彭城之德。邇來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丈人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難於肘腋。然後誅除異己。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丈人。丈人以爲何如。蔚宗愕然不應。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蔚宗曰。何爲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硜硜自守。不亦惑乎。發其陰私。激之使變。蓋蔚宗門無內行。有中葺之羞。爲時鄙賤。故熙先以此激之。蔚宗果以爲大戚。思欲建非常之事。一洩其辱。反意乃決。正是狂言頓起蕭牆禍。治日偏多肘腋憂。但未識弑逆之計。行於何時。且聽下文再講。

少帝不君。徐羨之等爲社稷計廢之。更立賢主。不謂無見。但廢之可也。乃必弑之。又殺廬陵。其惡已極。宜文帝之拊心痛哭。而不能忘情於羨之。亮晦也。文帝與義康骨肉之愛。忘其形迹。從古少有。乃小人貪欲。從而搆之。遂使弟兄之愛。不能保全。可爲痛恨。此聖人別嫌明微。所以必慎之於早耳。道濟有大功於宋。並無絲毫過失。義康聽小人之譖。竟爾專殺。自壞長城。豈不可惜。卒惑於邪說。妄希非分。以至喪身。小人之不可親近。至於如此。孔子所以教人遠小人也。

## 第十卷

急圖位東宮不子

緩行誅合殿弑親

話說蔚宗聽了熙先一番言語。遂懷反意。密結其甥謝綜。府史仲承祖。丹陽尹徐湛之。及彭城舊時親厚者十餘人。又有道人法略。女尼法靜。不論不類。豈能成事。皆感彭城舊恩。願以死報。法靜有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一日探得帝將出遊。燕羣臣於武帳間。曜領臺兵侍衛。蔚宗湛之等皆從。遂謀以是日作亂。約定

晏飲之次。蔚宗託有密事奏帝。請屏左右。曜便進前弑帝。盡殺左右大臣。蔚宗入居朝堂。奉迎義康卽位。謀既定。耑待臨期行事。各如所約。那知蔚宗是日侍飲。恐懼殊甚。曜在帝側。扣刀挺立。屢目蔚宗。蔚宗垂首。默無一語。曜亦不敢動。俄而座散。徐湛之退而懼曰。事無成矣。吾何與之同死。密以其謀白帝。帝聞之大駭。急命有司收蔚宗。熙先謝綜等訊之。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蔚宗初猶抵賴。以熙先承認。亦不敢辨。乃並下獄待決。上奇熙先之才。責吏部尙書何尙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蔚宗在獄爲詩曰。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初意入獄卽死。而帝窮治其獄。遂經二旬。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蔚宗聞之驚喜。謝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平日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耶。臨刑。蔚宗母至市。涕泣責之。以手擊其頸。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連。人到此時真情乃見蔚宗出醜極矣謝綜謂之曰。舅殊不及夏侯色。蔚宗收淚而止。遂與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同日並誅。有司奏

治彭城之罪。帝初不許。後因魏師犯瓜步。帝慮不逞之人。奉其爲亂。賜死安城。  
義康事始畢下 且說帝初卽位。立妃袁氏爲后。后性賢明。帝待之恩禮甚篤。初

生太子劭。后詳視良久。使宮人馳告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

袁后可謂英雄女子見 帝聞之。狼狽奔赴。至后殿戶外。以手撥幔禁之。乃止。先

是袁氏家貧。后嘗就帝求錢帛給之。而帝性節儉。所賜錢不過三五萬。帛不過

三五十疋。及潘淑妃生始安王濬。寵傾後宮。所求無不得。一日后向帝求錢。嫌

所得不多。宮人曰。后有求。帝不肯與。若使潘妃求之。雖多必獲。后欲驗其言。因

託潘妃代求三十萬錢。信宿便得。因此深爲恚恨。鬱鬱成疾。從此不復見帝。  
后袁

尙是婦人見識 及疾篤。帝至牀前。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終不答。直視良久。以被覆面

而崩。時年三十六。帝甚痛悼。所住徽音殿五間。設神位於中。其殿常閉。非有詔

不許擅開。有張美人者。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靈殿前過。流涕大言曰。今

日無罪就死。先后有靈。當知吾冤。說聲未了。殿忽豁然大開。窗牖俱闢。職掌者

馳白於帝。帝驚往視之。其事果實。美人乃得釋。人以爲袁后陰靈所護也。再說太子劭既長。美姿容。好讀書。使弓馬。喜延賓客。商紂何嘗非美才意之所欲。帝必從之。

既居儲位。帝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太子掌兵又是大錯初以潘妃承寵。致后含恨而死。深惡潘妃及始安王濬。濬懼爲將

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歡洽無間。有王鸚鵡者。東陽公主之婢。貌頗

姣好。太子嘗至主第。見而悅之。託言身倦。假寢後園。呼鸚鵡侍。遂與之私。鸚鵡

狡而淫。苟合時。能曲盡太子歡。太子大喜。其後鸚鵡又與濬私。弟兄傳嬖之。公

主弗禁也。公主直是老鴛劭與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常鬱鬱不快。一日。鸚鵡見

太子色不豫。問其故。劭曰。主上難事。吾安得早登大位。得遂所欲乎。鸚鵡曰。天

子萬福。太子豈能遽登大寶。莫若使女巫祈請天帝。使過不上聞。則太子可無

憂矣。劭深然之。鸚鵡又薦一人那你道女巫何人。此女性嚴氏。名道育。吳興人。

初爲妓家。有妖人常來留宿。授以採陽補陰役使鬼物之術。後遂爲巫。往來於

富家巨室。其術頗有靈驗。故東陽公主家。亦得出入焉。鸚鵡尤與相善。常同牀共宿。授以房中之術。故鸚鵡亦能蠱惑人。爲太子所愛。一日。道育謂主曰。天帝有寶物賜主。主後福無窮。主初不信。其夜主臥於牀。忽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中。急起開視。得二青珠。大以爲神。由是劭與濬亦惑之。多是遂使作法祈請。令過不上聞。道育曰。上天已許我矣。太子等縱有過。決不洩露。劭等益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又爲巫蠱。琢玉爲帝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使宮車早早宴駕。共事者惟道育、鸚鵡、始安王濬、及東陽府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數人。餘莫知也。會東陽主卒。鸚鵡例應出嫁。陳天與先與之通。欲得之。後鸚鵡又與濬之私人沈興遠交好。厭薄天與。遂嫁興遠。天與有怨言。鸚鵡唆劭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且事久終洩。不如先自首也。乃具以其事白帝。帝大驚。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劭懼。以書告濬。濬覆書曰。彼人所爲如此。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先是二人往來書札。常謂帝爲彼

人。或謂其人。是一兄一弟。真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皆咒詛巫蠱之言。其書並留鸚鵡處。至是皆被收去。又搜得含章殿所埋玉人。帝益怒。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時濬鎮京口。已有命爲荊州刺史。移鎮江陵。將入朝。而巫蠱事發。帝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或祈我速崩。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虎頭濬小字也。妃叩首求解。帝遣中使切責之。猶未忍加罪也。道育亡命後。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逃之京口。匿於濬所。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道育偶過其戚張昨家。爲人所告。帝遣人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始安王還都。今又逃往京口矣。帝方謂劬與濬已斥遣道育。今聞其猶相匿之。惆悵惋駭。乃與侍中王僧綽。僕射徐湛之。尙書江湛。密謀廢太子。賜始安王死。須俟道育捉到。面加檢覆。方治二人之罪。情真罪當。何待檢覆。帝於此尤欲寬其罪耶時帝諸子尙多。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

鑠。建平王宏。隋王誕。皆爲帝所愛。議擇一人立之。而鑠妃爲江湛之妹。勸帝立



鑠。誕妃爲徐湛之女。勸帝立誕。帝不能決。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請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去不忍之心。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宏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僧綽侃侃而談。有大臣風度。帝默然。旣退。江湛謂僧綽曰。卿向所言。毋乃太傷切直。僧綽曰。弟正恨君不直耳。帝自是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那知潘淑妃怪帝久不入宮。密密打聽。已知帝有廢太子殺始安意。乃召潛入。抱之泣曰。汝前咒詛事發。猶冀刻意改過。何意更藏道育。帝怒不可解矣。我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盡。不忍見汝禍敗也。婦人每誤事。潛奮衣起曰。天下事尋當自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遽馳報劾曰。事急矣。須早圖之。劾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師張超之等。共謀弑帝。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僧綽覺其

異。密以啓聞。帝以嚴道育尙未解至。故遲不發。那知此不動手癸亥夜。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平明帥衆入。因使張超之召集東宮甲士。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積弩將軍王正見等。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敢對。良久。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三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常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盼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旣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宜中止。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可中止耶。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日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高臥不起。劭停車奉化門。絡繹遣人催之。淑不得已。徐起至車後。劭呼之登車。又辭不上。乃命左右殺之。其與

死於後日。死於何日。死於何日。

俄而內城開。劭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

乃以僞詔示門衛曰。受勅有所收討。呼令後隊速來。門衛信之。不敢詰。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進及齋閣。直衛兵尙寢未起。門階戶席寂無一人。超之遂拔刃徑上合殿。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見超之入。舉几捍之。超之揮刃。帝五指皆落。遂趨前弑之。湛之驚起。急趨北戶。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後人有詩頌袁后之先見云。

天生梟獍異常兒。

何事君王不殺之。

羽翮養成行大逆。

方知巾幗勝鬚眉。

劭進至合殿中間。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立。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卽出。旣至。劭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答。卽於座前斬之。江湛直宿上省。聞喧噪聲。知有變。嘆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旁屋中。兵士搜出殺之。宿衛羅訓、徐罕。皆望風屈服。獨左細仗主卜天與。不暇被甲。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此來爲何。汝尙作此語。遂拔箭

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奮擊，斷臂而死。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亦皆戰死。天

興忠昭日月朱張  
二公並垂不朽

劭遂殺潘淑妃，及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安王濬。時濬

在西州府，未得劭信，未識事之濟否。恆擾不知所爲。舍人朱法瑜奔告曰：「臺前

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言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

入據石頭。濬從之。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

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王慶正論鑿鑿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從者千餘人，

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之，不

從。王慶亦扣馬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殿下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

三日，凶黨自離。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大言曰：「皇太子令，敢有復阻者，斬！」既入

見劭，劭謂之曰：「潘淑妃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濬爲此言天理滅絕與劭眞是

難弟兄劭詐以帝詔召大將軍義恭，尙書何尙之。至則並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

纔數十人。劭遽卽位，改元太初。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

無所及。號惋崩屺。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降詔畢。卽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不寢。以蕭斌爲尙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尙之爲司空。諸逆徒拜官進爵有差。斌逆事畢下青州刺史魯秀將赴任。劭留之於京。使掌庫隊。謂之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舍人董元嗣乘間奔潯陽。具言太子弑逆。其事始彰。是時沈慶之爲武陵王司馬。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有爲。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州伏下荆起兵先是劭不知王僧綽之謀。用爲司徒。及檢文帝巾箱。得僧綽所奏嚮士啓。大怒。殺之。僧綽死因誣北地諸王侯云。與僧綽同反。遂殺長沙臨川桂陽新渝諸王侯等。密賜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得書。來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見王於中堂。以劭書示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別。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焉肯輔逆。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主簿顏

峻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狗衆。事在必行。豈容稍徇人言。王令峻向慶之謝罪。慶之曰。卿但任筆札事耳。勿預軍機也。王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服其才。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爲主軍元帥。襄陽太守柳元景爲冠軍將軍。隋郡太守宗慤爲中兵將軍。內史朱修之爲平東將軍。記室顏峻爲咨議參軍。移檄四方。於是各路州郡聞之。翕然響應。

第一路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

第二路兗州刺史臧質

第三路同州刺史魯彞

第四路青州刺史蕭思誥

第五路冀州刺史垣護之

一時並起。舉兵赴難。單有隋王誕鎮東吳。有強兵數萬。將受勅命。其參軍沈正諫之不從。退立於宮門之外。泣謂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有。今以江南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南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強弱亦異。當待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猶是顏峻見識正曰。天下未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讐恥而責義四方乎。名晉至論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共戴。舉兵之日。豈必求全耶。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關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復入說誕。誕遂不受勅命。聞武陵已建義。亦起兵應之。義兵紛紛四起可見人心不滅公道猶存先是文帝北拒魏師。劭常從軍。自謂素習武事。及得志。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却說柳元景引兵先下。統領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滎口。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駕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讀之色變。以示

太常顏延之曰。此誰筆也。延之曰。顏竣筆也。直認得。好。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

竣尙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劭欲盡殺從駿起兵者士民家口。何尙

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家室。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爲

然。乃下詔一無所問。又疑舊臣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以軍事委之。蕭

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次之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欲令劭敗。恐義兵起

於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佯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

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

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

一片假話却似真心爲之義恭此功不小。劭善其策。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

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諳練軍事。柳元景、宗慤久經戰陳。形勢如

此。實非小敵。宜及人情未離。尙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劭不聽。勇於試。父於

怯於拒敵徒具一副壞心腸耳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待諸侯勸王耳。



我若守此。誰當見救。

亦不知爲天下所不容耶

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於是日日自出行

軍。慰勞將士。悉焚淮水南岸民房。驅百姓咸渡水北。以爲却敵之計。話分兩頭。

柳元景自發溢口。以舟艦不堅。恐水戰不利。乃倍道兼行。兵至江寧。捨舟步上。

使薛安都帥鐵步數千。耀兵淮上。

兵以速進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元景得之

移書朝士。爲陳逆順。劭

黨大懼。先是王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士。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疾屢危

篤。不任資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週邇。昏曉臨哭。若出一

人。如是者累旬。雖舟中甲士。亦不知王疾之危也。

此表顏竣之功

行至南州。疾始愈。出

見將士。將士無不踴躍。是時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

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尙衆。輕進無防。實啓寇心。於是堅立營寨。周蔽木

石。劭見東軍已在新亭。乃使蕭斌統步兵。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等合

精兵三萬。直攻其壘。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將戰。下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

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斯時劭之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

水陸受敵。麾下勇士。悉遣出鬪。左右唯留數人宣傳。看看兵勢將敗。元景失色。忽聞敵軍中連擊退鼓。勛衆遽止。於是軍勢復振。但未識擊退鼓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勛濟喪盡天良。共謀篡弒。人神共憤。天地變色。從古未有。亦文帝優柔寡斷。有以致之。當此天翻地覆之時。而卜天與。張泓之。朱道欽。能討賊以死。天理猶存。勛篡弒之後。誅戮大臣。并及長沙臨川諸王侯。可云慘虐。然父且不愛。何有於他。沈慶之不殺武陵。勸其討賊。勤王之兵起。四面應之。要知天地不容之人。豈能久竊大位耶。

### 第十一卷

誅元凶武陵正位

聽逆謀南郡興兵

話說魯秀雖爲勛將。陰欲叛之。新亭之戰。見勛兵將勝。故擊退鼓以沮之。勛衆果退。元景乃開壘鼓噪以逐之。勛軍大潰。墜淮死者。不可勝數。勛自執劍。手斬退者。不能禁。將士半遭殺戮。蕭斌身亦被傷。勛僅以身免。單騎還宮。魯秀褚湛

之等皆降於元景。丙寅。王至江寧。江夏王義恭乘間南奔。見王於新亭。相對痛哭。劭聞其走。殺其子十二人。戊辰。義恭沈慶之等上表勸進。己巳。王卽皇帝位。是爲孝武帝。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是日諸路之兵並集。劭於是緣淮樹柵以守。魯秀等率衆攻之。王羅漢放仗降。緣淮守卒。以次奔散。器械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見勢不支。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以求免死。詔不許。斬於軍門。死比其激之。劭欲載寶貨逃入海。人情離散。不果行。未幾。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前殿。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剝腸割心。諸將燬其肉。生噉之。天報即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除主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曰。奈何爲此天地不容之事。劭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否。質曰。主上近在航南。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

璽問劭何在。劭曰：在巖道育處。搜得之。遂斬劭首。并誅其四子於牙下。潛率左  
 右數十人。領其三子南走。遇義恭於越城。潛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  
 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毋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耶。義  
 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否。刀在頭上義恭曰：此未可量。  
 勒與俱歸。行至中道殺之。及其三子。梟二逆父子首於大航。暴尸於市。汙瀦其  
 所居齋。眷屬皆賜死於獄。大逆不道劭妃殷氏且死。謂獄吏曰：彼自骨肉相殘。  
 何以枉殺無罪人。獄吏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事定。當以鸚  
 鵡爲后也。可恨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血肉糜爛。焚尸揚灰於江。收殷冲、  
 尹宏、王羅漢等。並斬之。庚辰解嚴。帝如東府。百官請罪。皆釋之。於是大封宗室  
 功臣。進義恭爲太尉。南徐州刺史。義宣爲南郡王。荊州刺史。誕爲竟陵王。揚州  
 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江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魯秀爲司州刺史。徐遺  
 寶爲兗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柳元景、宗慤爲左右衛將軍。顏竣爲侍中。

追贈袁淑、徐湛之、江湛。皆爵以公。王僧綽、卜天與、皆爵以侯。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或謂何尚之爲劭司空。其子偃爲侍中。並居權要。當與殷冲等同誅。而帝以其父子素有令望。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又城破後。尚之左右皆散。猶自洗黃閣。以迎新主。故任遇不改。唐臣今且按下慢表。再說江州刺史臧質。少輕薄無行。爲時所輕。旣而屢居名郡。涉獵文史。有氣幹。好言兵。立功前朝。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義宣之逆皆由臧質起禍故先叙之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奉以爲帝。因而覆之。至江陵。卽稱臣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今日情勢。大位合歸於王。義宣以奉武陵爲主。故却其計不行。及劭旣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益驕。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強。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合。事多專行。臧質到江州。巨舫千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輕之。政刑慶賞。不任資稟。擅用溢口米萬石。臺符屢下詰責。漸致猜懼。因密結魯爽、魯秀、徐遺寶。以爲推戴義宣之計。而義宣未之知也。先是義宣有女

四人。幼養宮中。義宣赴荊州。其女仍留在宮。而帝性好淫。閨房之內。不論尊卑。長幼。皆與之亂。以故義宣諸女。並爲所汙。身爲人主。行同禽獸。何面目立於民上。其次女名楚江。郡主。麗色巧笑。尤善迎合。帝愛之。誓不相捨。乃令冒姓殷氏。封爲淑儀。以至醜聲四布。義宣由是切齒。怨怒之色。時形於面。臧質欲激之使反。乃以書說之曰。人臣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王。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他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率九江樓船。爲王前驅。如是已得天下之半。王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宮闈之醜。豈可三緘。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膂力。爲王掃除。於時悔之何及。敢布腹心。惟王圖之。

義宣得書。謀之左右。其將佐竺超民等。咸懷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事。共

勸義宣從其計。遂許之。質乃以義宣旨。密報魯爽。魯秀、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大醉。失義宣指。謂宜速發。遂竊造法服等物。自號建平元年。建牙起兵。義宣等聞爽已反。皆狼狽興師。板爽爲征北將軍。爽亦板義宣等。其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是何見者皆駭愕。魯秀率兵赴江陵。見義宣略談數語而出。拊膺歎曰。臧質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事敗矣。魯秀早知必敗當是時。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質爲前鋒。爽亦引兵直趨歷陽。威震遠近。帝大懼。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固執不可。異日即殺竟陵帝寶質之帝乃命柳元景爲撫軍將軍。統領諸將以討義宣。元景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不受僞命。義宣乃使魯秀將兵擊之。王元謨聞秀不來。喜謂元景曰。若臧質獨來。可坐而擒也。冀州刺史垣護之。遺寶姊夫。邀之同

反。護之不從。率衆陰襲其城。克之。遺寶敗。走奔魯爽。一處爽至歷陽。薛安都引

兵拒之。敗其前鋒。爽不能進。又軍中乏糧。引兵退。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及於小

峴。爽勒兵還戰。飲酒數斗。大醉。立馬陣前。指揮兵衆。安都望見。躍馬大呼。直前

刺之。應手而倒。兵士斬其首。爽衆奔散。進攻壽陽。克之。并殺徐遺寶。又一處是

時義宣至鵠頭。元景送爽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勇善戰。號萬人敵。一日死於

安都之手。義宣與質皆駭懼。三軍爲之奪氣。太傅義恭遣使與義宣書曰。

往時仲堪假兵桓元。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

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強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弟自思之。

勿貽後悔。

義宣得書。頗懷疑慮。甲辰。軍至蕪湖。質夜來軍中。進計於義宣曰。今以萬人取

南州。則梁山路絕。萬人綴梁山。則元謨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

策也。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



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遂不用質計。此因先入義恭之言故質又請自攻東城。劉湛之

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湛之與質俱進。

頓兵兩岸。夾攻東城。於是元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陣之東南。

陷之。斬湛之首。偏將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兵亦敗。垣護之縱火燒江中

舟艦。烟燄漲天。延及西岸。營壘殆盡。全軍皆潰。義宣單舸急走。閉戶而泣。荊州

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只得棄軍北走。其衆或降

或散。一時俱盡。義宣與質皆庸材。宜其一敗塗地。質有妹丈羊冲爲武昌郡。往投之。至則冲已

爲郡人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食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沉於水。

出其鼻。軍主鄭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下。腸胃縈水草。斬其首。送建康。小欄

局人結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已有軍守。回向江陵。衆盡散。與左右十餘人。徒步

而行。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時竺超民留守城中。

遣人報之。超民仍具羽儀兵衆。迎之入城。城中甲士。尙有萬人。參軍翟靈寶。囑

其撫慰將士。授之言曰。茲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當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終成大業。衆將咸掩口笑。如此廢物豈能成事魯秀猶欲收集餘衆。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旣而聞魯秀北走。欲隨之去。乃攜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中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超民送至城外。以馬與之。歸而閉城。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還宿南郡空廡。旦日。官軍至。執而囚之。義宣入獄。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乃真苦耳。身且不保何有五妾愚乃至此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求入不得。赴水而死。朱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蔡超、顏樂之等。大軍奏凱。柳元景、王元謨、薛安都等。各授封賞。義宣事畢由是朝廷無事。天下稍安。今且按下慢表。且說晉陵武進縣生一異人。姓蕭。名道成。字紹伯。小字鬪將。特筆揭起伏下道成開基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父承之。字嗣

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

先詳其父功業

仕於宋。初爲建威府參軍。義熙中。平蜀賊譙縱。

遷揚武將軍。汝山郡太守。元嘉初。徙爲濟南太守。到彥之北伐魏。大敗歸。魏乘

勝破青州諸郡。承之率數百人拒戰。魏衆大集。承之偃兵息衆。大開城門。左右

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

屠。唯當以強示之耳。魏兵果疑有伏。遂引去。文帝以有全城之功。遷爲中兵參

軍員外郎。氏帥楊難當。反於漢川。承之輕車前行。敗其將薛健於黃金山。健旣

敗去。承之卽據之。難當引兵來攻。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承

之命軍中造木槩。長數尺。以大斧墮其後。賊不能當。乃焚營退。梁州平。進爲龍

驤將軍。南泰山太守。有惠政。封五等男。食邑三百四十戶。及沒。梁土士民思之。

立廟於峨公山。春秋祭祀。

可見道成先世有功德於民者

道成其長子也。生於元嘉四年。資

表英異。龍類鐘聲。鱗文遍體。宅南有一大桑樹。本高三丈。橫生四枝。狀如華蓋。

道成年數歲。常戲其下。從兄敬宗見之曰。此樹爲汝生也。年十三。儒士雷次山

立學於雞籠山。往而受業。治禮記及左氏春秋。過目輒曉。及長。仕爲建康令。有能名。蕭惠開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比部。時人服其英俊。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及惠開鎮襄陽。啓道成自隨。討樊鄧諸山蠻。破其聚落。進爲左軍中兵參軍。孝建初。襲爵五等男。復以中兵參軍爲建康令。見朝事日非。宗室將衰。結納四方豪傑。隱有澄清天下之志。嘗夢上帝謂之曰。汝是我第十九子。覺而異之。蓋自五帝三王已降。受命之次。至道成而第十九也。已可見天命歸道成今且按下。却說孝武在位八年。疎忌宗室。殺戮無度。與竟陵王誕不睦。誣以謀叛。殺之。又疑大臣擅權。而腹心耳目。多委寄近習。有戴法興。戴明寶者。向爲藩邸舊臣。甚見親昵。及卽位。皆以爲南臺御史。以預建義功。賜爵縣男。又有巢尚之者。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爲帝所知。亦以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大臣義恭、柳元景、顏師伯等。皆畏罪避嫌。由是朝政日壞。俄而帝有疾。夏五月庚申。殂於玉燭殿。羣臣臨喪。奉太子子

業卽位。時年十六。改年景和。是爲廢帝。尙書蔡興宗上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子樂與之處。看出。

宗已從細

乙卯。悉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興宗慨然。謂義恭曰。先帝

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制

度興造。一皆刊削。雖當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嘗以此窺人。義恭不從。庸臣不知

大禮安只

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廢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召之再三不

至。眞正逆種

太后怒。謂侍者曰。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乙丑。太后殂。帝不

一視。性本狂暴。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旣殂。內無所忌。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謂曰。官家所爲如此。欲作營陽耶。帝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謂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爲眞天子。官家爲贗天子。且帝居深宮。與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相共爲一體。往來門客。恆有數百。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他人作一家。

深恐此座非復帝有。帝遂召法興入宮。立賜之死。初辣手先是孝武之世。王公大臣懼誅。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及崩。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

過山陵。柳元景、顏師伯等、張樂酣飲。不捨晝夜。此輩尋樂真是燕巢幕上。不知粟麥者矣。可哀哉。及法

興見殺。無不震懼。皆恐禍及。於是元景、師伯、密欲廢帝。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

決。元景洩其謀於沈慶之。慶之素與義恭不睦。又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

決。每謂人曰。沈公國之爪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深以爲恨。乃發其謀以白於

帝。帝聞之。不及下詔。輒自帥羽林兵。掩至義恭宅。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

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慘毒別遣使者召柳元景。以兵

隨之。左右奔告。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其弟叔仁。有勇力。被

甲。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

然。一門盡誅。元景死不亂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又殺廷尉劉德願。自是公卿以下。皆

被捶曳如奴隸矣。先是帝在東宮。多過失。孝武欲廢之。侍中袁顛盛稱其美。孝

武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元景。以顓代其任。有山陰公主者。名楚玉。帝之姊也。尤物下嫁駙馬都尉何戡。性淫縱。帝寵之。常與同輦出入。一日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廉恥至帝笑曰。易耳。乃選少壯男子三十人。號曰面首。賜之以逞其欲。謂公主曰。今此於而後。莫怨不均矣。如此異數吏部郎褚淵。字彥威。風度修整。容貌如婦人好女。公主見而悅之。請於帝。欲以自隨。帝命淵往侍公主。淵辭不往。曰。臣唯一心事陛下。不敢私侍公主。帝笑而置之。公主思念彌切。乃遣人要於路。擁之以歸。閉之後房。謂淵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卿之美者。願同枕席之歡。無拂吾意。遽起身就之。淫態淵退立一旁。拱手言曰。名義至重。玷辱公主。卽玷辱朝廷。不敢。公主再三逼迫。淵抵死相拒。良久。事不就。大失公主走出。謂侍婢曰。倔強乃爾。吾欲殺之。又不忍。若何使他心肯。以遂吾懷。侍婢曰。此是囊中物。主且耐心。何憂不諧。公主欲乘其睡而逼之。淵至夜間。衣不解帶。秉燭危坐。難侍婢絡繹相勸。

且以危言怵之。曰：不從。將有性命憂。淵曰：吾寧死。不能爲此事。公主謂之曰：卿鬚眉如戟。何無丈夫氣耶。相逼十日。淵卒不從。積一彥威真錄男子若在熱滑一彥威真錄其不知世務矣面首等恐奪其寵。皆勸縱之。曰：留此人在。適敗公主興也。公主遂縱淵歸。後人有詩美之曰。

不貪淫欲守綱維。

如戟鬚眉果足奇。

堪笑山陰人不識。

彥威纔是一男兒。

彥威既歸。知其事者。皆欽敬之。但未識朝廷淫亂之風。作何底止。且聽下回分解。

劉劭天理滅絕。其敗必然。孝武帝亂代立。朝廷紀律。不至大壞。惟宮闈之中。不修內行。淫及手足。與弑父者所殊幾何。在位八年。得全首領。幸矣。廢帝不知有母。禽獸不如。至爲姊置面首三十人。廉恥喪盡。幸褚彥威錚錚自立。不爲所染。然一人豈能挽淫亂之風哉。如此天下。焉得不喪。



## 第十二卷 子業凶狂遭弒逆 鄧琬好亂起干戈

話說廢帝無道日甚。嘗入太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見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豨鼻。如何不豨。立召畫工豨之。世問庸妄人往往蔑視祖宗自謂勝於前人其子業之流亞歟又新安王子鸞向爲孝武寵愛。帝疾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帝舅王藻尙世祖女臨川公主。公主淫妬。不悅其夫。譖於帝。藻下獄死。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處亂朝者可危袁顓始蒙帝寵。俄而失措。待遇頓衰。顓懼求出。乃以顓爲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顓曰。白刃凌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遑顧其他。時興宗亦有南郡太守之命。興宗辭不往。顓說之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峽西。爲八州行事。顓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

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寒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難。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興宗有顓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得免矣。時鄧琬爲尋陽內史。與顓人地本殊。顓與之款洽過常。每相聚論。必窮日夜。見者知其有異志矣。今且按下。却說帝姑新蔡公主。名英媚。顏色美麗。下降寧朔將軍何邁。夫婦亦極相得。一日朝於宮中。帝見而愛之。遂留宴後宮。親自陪飲。以酒勸之曰。卿吾姑也。今者之來。足令六宮無色。奈何。公主會其意。徐曰。妾係陛下一本。名教攸關。無福消受。帝恩。帝曰。朕爲天下主。何不可之有。擁之求淫。公主笑而從之。事畢求歸。帝曰。吾將立卿爲妃。何言歸也。公主笑曰。妾承陛下不棄。私相歡樂可耳。若以妾爲妃。何以頒示天下。帝曰。朕自有計。可無妨也。遂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妃。其父以

禽獸之行亦是以姑爲妃旋拜爲夫人。加鸞輅龍旗。出警入蹕以悅之。殺一宮婢。納

之棺中。載還邁第。令行喪禮。却說邁素豪俠。公主入宮遽死。心已疑之。後聞謝貴嬪立。莫識其所自來。知必有中葦之醜。用以李代桃之計。於是大怒。因多養死士。謀俟帝駕出遊。乘間弑之。那知其謀未發。帝亦預防其變。一日。親領兵士圍其第。殺之。合家盡死。奪其妻滅其家常人尚且不先是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蔡興宗往亦不見。乃語其門下士范羨曰。公閉戶絕客。以避悠悠請托者耳。僕非有求於公者。何爲見拒。范羨以告。慶之遽見之。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惟在於公。百姓喁喁。所仰望者。亦惟公一人。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皇皇。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影。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

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旦夕之死耳。殿中將帥。惟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率以前驅。僕在尙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况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或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不從。與宗非好反者其勸慶之慶立却又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姪。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民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兵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願公勿失。文秀言之再三。至於流涕。慶之終不肯從。慶之不忍爲慶立亦是守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

橋以絕之。慶之不得進而還。俄而帝使使者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使者以被掩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文叔欲亡。恐如義恭被帝支解。謂其弟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死。贈太尉。諡曰忠武公。葬禮甚厚。一日。帝夢王太后責之曰。汝不仁不義。罪惡貫盈。本無人君之福。加以汝父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是夢中見黃亦近死期將覺而大怒。欲去太后神位。左右諫之乃止。由是益忌諸叔。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京師。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見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爲竹籠盛而秤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使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尤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尙少。故待之略寬。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坑。實以泥水。使彧裸體匍匐坑中。以口就槽食之。用爲笑樂。卽待骨肉如仇。譬何必如此作惡。前後欲殺三王十餘次。賴休仁

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解之。故得不死。或嘗忤旨。帝命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大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腸。帝怒乃解。收付廷尉一宿釋之。蓋帝無子。有少府劉矇妾。懷孕將產。迎之入宮。俟其生男。當立爲太子。故休仁言之以解其怒。嘗召諸王妃主於前。除去粧束。身上寸絲不留。使左右亂交於前。身在旁指點嬉笑以爲娛樂。違者立死。有如此惡弄。令人髮指。南平王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其三子。鞭江妃一百。建安王太妃陳氏。年近不惑矣。而容顏尙少。帝命右衛將軍劉道隆淫之。曰。爾形體強健。足以制此婦。呼休仁從旁視。極惡。誠左右曰。俟休仁色變。卽殺之。太妃懼殺其子。只得赤體承受。道隆欲迎帝意。將太妃竭力舞弄。極諸般醜態。良久乃已。帝大悅。賞道隆酒。休仁目不他視。顏色無異。乃釋之。道隆淫作惡。休仁忍辱。求全相形之下。實難爲情。後更愛憎無常。稍一忤旨。卽殺。左右宿衛之士。皆懷異志。惟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等。以勇力爲帝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皆爲盡力。懷異志者。

憚之不敢發。一日帝忽怒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曰明日必殺之。死自語寂之懼。

乃結主衣阮佃夫李道兒內監王道隆姜產之錢藍生隊主柳光世樊僧整等

十餘人陰謀弑之奉湘東爲帝使錢藍生密報三王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

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洩不煩多人且若人將南遊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今

夜正好行事勿憂不濟也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體相逐一人不

從殺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乃於宮中求

得一人似夢所見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汝死在目前。將國亡

必有妖孽此之謂也於是巫言竹林堂有鬼其夕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

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李道兒等皆隨其後時休

仁在旁屋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

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二寂之追而弑之。弑得殊快人意宣令宿衛

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矣諸人其毋恐時事起倉卒殿省

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引湘東王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王失履。跣足。猶著

烏帽。

倉猝如畫

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乃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

罪惡。命湘東皇纂承皇極。丙寅。王卽皇帝位。是爲明帝。封壽寂之等十四人爲

縣侯。先是宗越、譚金、童太一等爲廢帝所寵。及帝立。內不自安。因謀作亂。沈攸

之以聞。皆下獄死。令攸之復入直閣。時劉道隆爲中護軍。建安王怨其無禮於

太妃。求解職。不與同朝。乃賜道隆死。

道隆應死

以建安王爲司徒尙書令。一應昏制

謬封。並皆刊削。中外皆欣望治矣。

緣得內難方平

話分兩頭。江州刺史晉安

王子勳。孝武第三子也。年十一。長史鄧琬輔之。鎮尋陽。先是廢帝惡之。遣左右

朱景雲以藥賜子勳死。景雲至。溢口。停不進。子勳將吏聞之。馳告鄧琬。惶懼請

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百口門戶。誓當以死報

效。且幼主昏暴。社稷將危。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

公卿士。廢昏立明矣。

鄧琬新時大有見識

乃稱子勳教。令所部戒嚴。子勳戎服出聽事。集



僚佐。諭以起兵。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命。乃使亮爲軍事參軍。太守沈懷寶等。並爲將帥。時校尉張悅犯事在獄。琬知其才。稱子勳命。釋其桎梏。用爲司馬。與之共掌內外軍事。收集民丁器械。旬日之間。得甲士五千人。先遣別將斷大雷之路。禁絕商旅。以及公私使命。斯時尙未知廢帝已弒也。及明帝卽位。頒詔四方。各賜新命。加子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將吏得詔。皆大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而琬以晉陽次第居二。又在尋陽起事。與孝武同符。謂事必有成。因取詔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此何足慶。喜禍樂亂大誤人事衆愕然。琬乃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簡集士卒。寄書袁顛。囑令舉兵。又遇一喜禍樂亂人顛亦詐稱奉太皇太后令。使共入討。任參軍劉胡爲大將。登壇誓衆。奉表尋陽勸進。乙未。子勳卽皇帝位於九江。改元義嘉。馳檄四方。指斥明帝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四方見檄。莫不舉兵響應。當是時。提擊明割郢州反了。

安陸王子綏。荊州反了。臨海王子頊。徐州反了。刺史薛安都。冀州反了。刺史崔道固。青州反了。刺史沈文秀。而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起兵。集將佐謂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其將費欣壽將兵五千東下。又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勳。四將

方反者一。一點出。以見平定非易。却說朝廷聞西方皆反。又慮東土不靖。特遣侍郎孔瓌入東慰勞。那知瓌至會稽。反爲叛計。說會稽長史孔覲曰。建康虛弱。必敗。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孔覲從之。遂馳檄各郡。又勳一。方干戈。於是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廷熙。晉陽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是歲。四方貢獻。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已有謀應子勳者。寫盡建康孤危。宮省危懼。帝集羣臣問計。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盡異心。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

戰心。

不要凡語

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願陛下勿憂。忽報豫

州刺史殷琰亦叛。附尋陽。帝益懼。謂興宗曰。諸處皆反。殷琰亦復同逆。頃日人

情云何。事當濟否。興宗曰。逆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

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

須知人心所在。即天命所歸。

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

公言既平之後。方勞聖慮耳。

老臣遠見。

先是帝使桓榮祖赴徐州說薛安都歸朝。安

都曰。今京師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

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甲午。帝

命建安王都督征討諸軍事。王元護副之。以沈攸之爲前鋒。將兵屯虎檻。又憂

孔覲、殷琰二處爲難。問羣臣曰。誰能爲朕平此二處。興宗曰。朝臣中。蕭道成智

勇出衆。可令吳喜助之。去討會稽。劉劭素能禦下。可令吳安國助之。去平壽陽。

帝從之。乃遣道成將兵三千東討孔覲。劉劭將兵三千西討殷琰。

先安頓兩處。征討下便專。

敵一然自兩路分討。京師兵力益弱。屢遣人糾合四方。莫有應者。日夕計議。苦

無良策。一日帝方坐朝。忽有一臣出班奏曰。臣保舉一人。可使伐叛除逆。衆視之。乃司法參軍葛僧韶也。帝曰。卿所舉者何人。僧韶曰。臣舅兗州刺史殷孝祖。肯助順固善。但恐徵之未必至耳。僧韶曰。臣請奉命往。以大義責之。彼必俯首來歸也。帝大喜。遂遣之。時薛索兒兵據津逕。要截行旅。僧韶幾爲所獲。間行得免。既見孝祖。孝祖問以朝廷消息。近日情勢若何。僧韶曰。朝廷兵力非絀。積儲亦足。特少擔當任事之人。深知我舅智勇俱備。戎事素長。故欲委以全驅之任。特來相召。主上虛席以待。願舅速往。孝祖猶豫。無赴召意。僧韶又曰。從來天下之勢。強弱無常。順逆有定。助順必昌。附逆終敗。一定之勢也。甥請爲舅言之。景和凶狂。開關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搆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假使天道助逆。羣凶是申。則主幼事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

請出一不怕死的來

義勇。還奉朝廷。非惟臣主靜亂。乃可垂名竹帛。順逆利害說得不從如孝祖奮然

起曰。子言良是。吾計決矣。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武將吏三千人。隨僧韶還

建康。時朝廷惟保丹陽一郡。內外憂危。咸欲奔散。而孝祖之衆忽至。並僮楚壯

士。甲仗鮮明。刀鎗犀利。人情大安。帝賜宴殿前。殷勤慰接。孝祖亦慷慨自許。誓

以死報。乃進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進屯虎檻拒敵。却說鄧琬性本

貪鄙。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酣歌博奕。日夜不休。此小人有志即便如賓客到

門。歷旬不得一見。羣小橫行。士民忿怒。而自以四方響應。事必克濟。遣大將孫

冲之領兵一萬爲前鋒。進據赭圻。冲之至赭圻。報琬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二

軍踴躍。人爭效命。可以沿流掛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琬信

之。乃加陶亮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之兵。一時俱下。建安王聞之。急令

殷孝祖、沈攸之進拒。那知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

悉欲推治。大誤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虧得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賴以

得安。又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又大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於是衆軍水陸並發。進攻赭圻。陶亮引兵救之。孝祖突出奮擊。手斬敵將數人。亮兵將退。忽有一枝流矢飛來。正中其喉而死。死得可惜。軍皆驚潰。攸之亦退。建安聞孝祖死。復遣寧朔將軍江方興將五千人赴赭圻助攸之。攸之以爲孝祖旣死。敵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進攻。則示之以弱。但方興與己名位相亞。必不肯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師克在和。攸之得之。乃自帥諸軍。主來見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弱。幹略不如卿。今輒推卿爲統。一任指麾。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大悅。攸之旣出。諸將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高下。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相同異。攸之體能諸將皆服。却說

孫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曰。沈攸之一軍尙全。須再破之。方可長驅而進。此時未可遽也。於是按兵不動。明日。方興攸之帥諸軍進戰。孫冲之憑城拒守。陶亮督衆奮勇相敵。自早戰至日中。兵交未已。正是鼓聲震處。山河動。血肉飛時。日月昏。未識兩下勝敗若何。且俟下回再講。

廢帝廉恥掃地。更加酷虐無常。不得其終。宜矣。湘東代位。有蔡興宗、沈攸之、等輔之。地雖褊小。尙成局面。至各王各刺史紛紛而起。多見其不知量耳。

### 第十三卷

計身後忍除同氣

育螟蛉暗絕宗祧

話說攸之方興二將進攻赭圻。戰至日中。未分勝敗。只見一枝人馬。搖旗納喊。飛奔而來。衝入敵軍。勢如破竹。敵軍大敗。紛紛退去。冲之懼。棄城走。遂拔赭圻。你道這枝人馬。從何而來。乃建安王在後。聞報前軍廝殺。恐其不勝。便差親將

郭季之、杜幼文、垣恭祖、統領精兵三萬。前來助戰。果得其力。殺敗敵兵。奪了赭圻城一座。鄧琬知赭圻不守。乃請袁顥進兵。顥聞報。悉起雍州之兵趕來。樓船千艘。鐵騎成羣。軍容甚盛。命劉胡帥衆三萬。東屯鵠尾。自引大軍。與官兵相持於濃湖。今且按下慢講。此處略一按住。接敘東路進兵。却說蕭道成。同了吳喜。東討孔覲。覲聞臺軍將至。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以扼官軍。兵勢甚壯。道成等所領寡弱。衆慮不敵。其日天大寒。風雪甚猛。塘塿決壞。士無固心。諸將欲退保破岡。道成宣令敢言退者斬。衆少定。乃築壘息甲。明日。乘天氣寒冷。出其不意。奮勇進擊。遂大破之。先是吳喜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臺軍所向克捷。既克義興。復拔晉陵。守將皆棄城走。此敘吳喜之功。孔璋屯軍吳興。聞臺軍已近。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遂奔錢塘。大兵直至會稽。城中將士多奔亡。孔覲不能禁。乘夜帥數騎逃奔嶠山。於是官軍入城。執孔璋殺之。俄而嶠山民縛孔覲以獻。亦斬之。餘將孫



曇瓘、顧琛、王曇生、袁標，悉詣官軍降。道成皆宥不誅。諸郡悉平。一處捷聞。帝大喜。乃詔東征諸將，悉以兵赴赭圻。軍勢大振。不一日，又得劉劭捷報。連勝殷琰數陣，奪得城池數處。琰嬰城自守，不日可平。又一處朝廷聞之益喜。乃合大軍專伐尋陽。却說諸軍與袁顓相拒於濃湖。時顓衆猶盛。胡又宿將，勇健多權略。連戰數陣，官軍不能勝。將士憂之。龍驤將軍張興世謂建安王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不能顧，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一奇也。吾觀上流形勢，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過於此。」爲將者所以諸將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以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西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而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大驚。乃遣其將胡靈秀

將兵東岸。翼之而進。及夜。與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與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逕趣錢溪。立營寨。天明。引兵據之。靈秀不能制。劉胡聞。與世據錢溪。意孰

竟據自將水步兵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與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築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與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斬首數百。胡敗走。收兵而下。時攸之未知錢溪消息。恐袁顛并力攻之。城不得立。乃命吳喜。蕭道成。進攻濃湖。以分其勢。是日。劉胡果率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還。錢溪城由此得立。胡既退歸。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興世被殺。衆聞之懼。沈攸之曰。是必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豈無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識得透守

同自未幾。錢溪捷報果至。衆心乃安。興世既據錢溪。梗其運糧之路。濃湖軍乏食。顛令劉胡急攻錢溪。胡謂左右曰。吾少習戰。未嫻水鬪。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

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鵠頭不進。謂顓曰。興世營寨已立。其城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現有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鵠頭。諸將又斷其下流。興世已墮圍中。不足復慮。劉胡徒作大言欺人可謂不知死活顓怒曰。今糧草艱塞。當如之何。胡曰。彼尙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耶。顓不得已。乃遣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以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欲乘流突過。行至貴口。興世進擊破之。悉擄其資實以歸。仲玉單騎走還。顓大懼。謂胡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奈何。按兵坐待。蓋顓本無將略。性又恇怯。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惟賦詩談義。不復撫接諸將。卽與胡論事。酬對亦簡。由是大失物情。胡心亦離。至是胡陰謀遁去。誑顓道。今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誓不與興世兩立。顓喜。悉以堅甲利兵配之。袁顓全不識人那知胡以兵往。舍錢溪不攻。巡趣梅根。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顓方知之。大怒。罵曰。

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鷹。謂其衆曰。吾當自出追之。因亦走。

無別

得算計只辦一一走

三軍無主。一時皆潰。建安王勒兵入其營。納降者十萬。命攸之等追

顛。却說袁顛走至鵠頭。與戍主薛伯珍謀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可憐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顛首。詣臺將俞湛之降。湛之斬伯珍。送首以爲己功。再表劉胡至尋陽。詐晉安王云。袁顛已降。軍皆散。惟己所領獨全。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軍溢城。誓死不貳。鄧琬信以爲實。厚給軍糧。令往溢城拒守。而胡至溢城。卽擁兵遠遁。鄧琬聞胡又去。憂惶無計。不知所出。張悅欲誅之以爲己功。乃詐稱有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兵帳後。戒之曰。若聞索酒。便出殺之。琬旣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須知此等人全無心肝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耶。因呼酒。伏發。遂斬之。連夜乘輕舸。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於是尋陽城中大亂。共執晉

安王子勳。因之以待命。沈攸之軍至。乃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可憐庚子。建安王休仁至尋陽。遣吳喜、蕭道成、向荆州。張興世、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其在外諸王。詔並賜死。至是諸郡皆平。單有殷琰據壽陽。合肥未下。劉劬患之。召諸將會議。偏將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立平合肥。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也。劬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劬有名將風度廣之往攻合肥。三日而克。劬嘉其功。擢爲軍主。廣之謂肅曰。將軍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識才。乃至於此。是時。帝以壽陽未平。使中書爲詔。諭殷琰降。蔡興宗曰。天下旣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爲非眞。非所以安其心也。老遠見成帝不聽。及琰得詔。果疑劉劬詐爲之。不敢降。求附於魏。其主簿夏侯詳諫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且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撫納。

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勛。勛以帝命慰之。琰乃帥將佐出降。勛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百姓秋毫無犯。壽陽人大悅。時魏兵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去。琰至朝。仍還舊職。却說泰始二年。帝以南方既平。欲示威淮北。乃命鎮東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入朝。蔡興宗諫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召之入朝。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國罪重。不可不誅。則向之所宥。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揆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盱食之憂。上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家之利。帝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一略

得志雖安都聞大兵北上。大懼。遣使乞降於魏。求以兵援。魏乃命大將軍尉元解自滿帥兵三萬出東道救之。果不出與宗官軍至彭城。魏兵與安都夾擊之。尉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

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盡墮。與攸之僅以身免。帝聞之。召興宗於前。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由是盡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內亂方寧。卽欲示地。淮北以致喪師。失地。

帝之不足爲善。已見於此。

先是帝初卽位。寬和有令譽。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

舊臣。人情安之。其後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帝奢侈無度。

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賄公行。性復猜忍。多忌

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犯則必加罪戮。改

駟字爲馭。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劊斫者。

與商討何異。

時南兗州刺史

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帝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

成懼誅。不欲內遷。而無計可留。參軍荀伯玉獻計曰。可使遊騎數十入魏境。抄

掠其居民。魏必出兵相逐。朝廷聞魏師入寇。必令復任禦之。道成如其計。魏果

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帝果使復本位禦之。又道成有祖墓。在武進

縣彭山。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嘗有五色雲起。蓋於墓之前後左右。人以爲瑞。

帝聞而惡之。潛使人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幕四維。以爲厭勝。可謂愚極先是帝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有陳貴妃者。名妙登。建康屠家女也。最得帝寵。嘗謂之曰。得汝生子。我便以爲太子。久之無出。一日。李道兒侍側。帝問曰。爾多男否。對曰。臣一妻一妾。歲各生一。已有十男。帝笑曰。卿可謂箭無虛發者矣。陳妃夫星照命了及夜。與陳妃同寢。呼其小字曰妙登。今夜一斂。明日將以卿賜李道兒。卿願否。妃大驚曰。妾雖微賤。曾與陛下接體。奈何賜以與人。帝曰無礙。不過借汝腹去度種耳。有孕便召卿歸也。虧他妃曰。妾一失節。何顏再事陛下。帝曰。宗嗣事大。失節事小。卿莫以是爲嫌。竟似大經濟語妃暗領命。明日。帝佯怒。妃責以失旨。命賜道兒。道兒入謝。囑之曰。有孕便來報朕也。於是道兒爲之盡力。道兒靈力陳妃旦夕不遠矣可發一笑未幾果有孕。帝便迎之還內。生蒼梧王昱。立爲太子。生出一婢寶貝來遂借他事。賜道兒死。後人有詩嘲陳妃云。

數載承恩作嬪嬙。

無端別就合歡牀。



只因欲覓人間種。

那管劉郎與阮郎。

至是帝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旨非一。一日從遊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將闌。遣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墜馬。拉其脅殺之。親殺弟一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至。則氣已絕。載其尸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未幾。帝寢疾。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以建安王人望所歸。欲除之以絕後患。運長等亦慮宴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勸帝誅之。一日。召休仁入內殿。坐語良久。旣而謂曰。今夕不必還府。就尙書省宿。明早卿可早來。其夜休仁方就枕。見武士數人。突至牀前。呼之曰。王且起。天子有詔。賜王死。藥在此。可速飲之。休仁披衣而起。怒且罵曰。帝得天下。誰之力耶。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能久乎。帝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聞休仁死。乃入。爲他人的骨血連殺自己然帝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相若。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

爾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以其子伯融襲爵。又忌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人和厚。能諧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賜死。慮不奉詔。乃令移鎮江州。手書殷勤。命暫來京。共赴七月七日宴。休若至建康。賜死於第。親又殺一

贈侍中司空。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帝諸弟俱盡。惟休範人才庸劣。幸而得全。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帝封銀壺酒。使吳喜持往淮陰飲之。以驗道成誠僞。道成懼不敢飲。喜乃密告之曰。帝無惡意。此酒可飲也。先自飲之。道成亦飲。盡歡而散。喜還朝。保證道成無二。帝乃釋然。俄而徵道成入朝。左右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關他人。今日惟應速發。若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遂星夜赴都。前不欲入朝至是速欲入朝所謂見機行事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先是帝在藩。與褚淵相善。及卽位。深相委仗。至是疾甚。淵方爲吳郡太守。急召之。淵既至。入見帝於寢殿。帝流涕謂曰。吾近危篤。故

召卿。欲使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之服。以托孤之任寄之也。淵惶懼受命。夏四月乙亥。帝大漸。以桂陽王休範爲司空。褚淵爲左僕射。劉劭爲右僕射。與尙書令袁粲、劉秉並受顧命。淵素與道成相善。引薦於上。褚淵引詔又以道成爲右衛將軍。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帝見休仁執劍入內。驚問左右曰。建安何以來。左右答不見。繼而連呼曰。司徒寬我。司徒寬我。遂崩。人有大功而殺之。雖常人不肯親弟。平也。其索命也。宜哉。庚子。太子昱卽皇帝位。時年十歲。朝政皆委袁粲、褚淵。二人承明帝奢侈之後。務行節儉。而阮佃夫、楊運長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一日。羣臣在朝。方議國事。忽有大雷戍。主馳檄到京。報稱桂陽王休範反於江州。帥兵十萬。晝夜東下。當是時。幼主初立。羣情未附。武備廢弛。忽聞休範作亂。人心惶惶。上下危懼。乃召在位大臣。共集中書省。計議守戰之事。衆臣面面相視。茫無定見。道成慷慨言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徵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料敵已審。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

衆心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及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勝不待戰而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顧謂張永曰。征北守白下。指劉劭曰。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法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曲從今不能也。離坐起執劉劭手曰。領軍既同鄙議。不可改易。定大計須有此決斷劭許之。於是道成出頓新亭。張永屯白下。衛尉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所取。及道成至新亭。治營壘未畢。果報休範前軍已至。果不出所料你道休範爲何而反。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物情亦不向之。故明帝之末。得免於禍。及蒼梧卽位。年在幼冲。素族秉政。近習用事。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旣不如志。怨憤頗甚。其謀主許公輿。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收萬計。

畜養才勇。繕治器械。會夏口闕鎮。休範以爲必屬於己。朝廷又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配以兵力。使鎮夏口。休範聞之益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公輿以爲兵宜速進。朝廷卽聞吾反。商議出兵。不能一時卽決。而我兵已擣建康。建康一得。餘郡自服。休範從之。乃悉起江州之兵。使大將丁文豪、杜黑騾爲前鋒。兼程而進。那知已被道成料著。賊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督衆拒守。休範有勇將蕭惠朗。乘初至之銳。帥敢死士數百人。突入東門。殺散守卒。直至射堂。城中皆避其鋒。道成親自上馬。帥麾下搏戰。偏將陳顯達。從後擊之。惠朗乃退。許公輿又爲休範謀曰。我衆敵寡。不必聚攻一處。王今留攻新亭。而遣丁文豪、杜黑騾各領精騎直趣建康。新亭破。則建康愈危。建康破。則新亭不攻自下。休範從之。此計誠善其如天命不屬何正是兵臨濠下。威風大。將到城邊。戰伐深。未識建康若何禦之。且聽下文分解。

明帝嗣位。幸有蔡興宗持重以鎮定之。而沈攸之等。各爲用命。諸路烏合。

之衆。人懷異心。卽次殄滅。此其宜矣。南方既定。肆志淮北。不聽興宗之言。致薛安都結連北魏。喪師失地。悔之無及。此驕盈之所致也。至借人生子以繼身後。而本支骨肉。屠滅殆盡。是卽嗣世能久。已暗易他姓矣。雖諡曰明。糊塗已極。休範不度德量力。以憤興師。卽無道成謀略。亦不能有成。總之天欲更興一朝。此特爲繼起者驅除耳。

## 第十四卷

輔幼主道成懷逆

殉國難袁粲捐身

話說休範自以大衆攻新亭。而別遣文豪、黑騾、直搗建康。文豪大破臺軍於阜茨橋。時王道隆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急召劉劭來助。劭至朱雀門南。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奈何撤桁示弱。劭亦憤。遂度桁南。親自搏戰。那知戰陣方合。被黑騾一騎沖來。斬於馬下。兵士散亂。道隆不能支。亦棄衆走。黑騾追殺之。黃門郎王蘊負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爭傳新亭亦陷。

人心惶惑  
每有訛傳

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劭避職。劭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又劭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道成曾謂之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尙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不從而果敗死。話分兩頭。道成與休範拒戰。自晡達日。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角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危坐。厲聲呼叱。如是者數四。乃定。之所謂鎮明日復戰。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其時麾下有勇將兩員。一姓黃。名回。一姓張。名敬兒。非二人休範持表敬兒南陽人。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素無賴。家貧。傭於城東吳泰家。泰有愛婢。敬兒與之通。事發。泰欲殺之。逃於空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後得志。誣泰通袁覬爲逆。明帝殺泰。籍其家。僮役財貨。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卽以爲妾。初敬兒母。臥於田中。夢犬子有角。舐其陰處。遂有孕而生敬兒。故初

名狗兒。明帝嫌其名鄙俚。改爲敬兒。時從道成守新亭。與黃回共立城上。望見

休範白服乘肩輿。以數十人自衛。登城南觀戰。敬兒謂回曰。彼可詐而取也。休範

疎忽遂啓寇心回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此。當以

本州相賞。敬兒乃與回並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前。黃回陽

致密意。休範信之。置二人於左右。命進酒。飲至半酣。笑呼道成名曰。爾腹心已

潰。何可乃爾。古人受降如受敵休範一味自滿托大宜其死也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遂奪休範

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驚走。敬兒提頭嫚罵。與回奔歸新亭。道成得首。便差

隊主陳靈寶持送建康。靈寶行至中道。恰逢西兵阻路。棄首於水。挺身到京。唱

云已平。而無以爲驗。休範既誅偏又無以爲驗情事多一曲折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進戰

愈力。俄而其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乎。因詐

稱休範已殺道成據新亭矣。士民惶惑。乘夜詣新亭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

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



刺皆已焚。卿等勿懷憂懼也。

安人心定當如此

衆皆愕然而散。道成知臺軍屢敗。急遣

陳顯達、張敬兒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於是臺軍之氣亦振。大

破賊衆。遂斬丁文豪、杜黑騾。於宣陽門。餘皆竄走。斯時道成在軍。見大勢已寧。

亦卽整旅還都。百姓緣道聚觀。皆曰。全社稷者此公也。

孰亦知奪社稷者亦此公也

及入朝。拜

爲中領軍、兗州刺史、留衛京師。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號爲四貴。今日按

下。却說蒼梧王之爲太子也。年六歲。始就學。而惰業嬉戲。師不能禁。好緣漆帳

竿。去地丈餘。久之乃下。年漸長。喜怒益乖。左右有失旨者。輒手加撲打。蓬首跣

足。蹲踞於地。以此爲常。

頑頓已無恥從幼已然

明帝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卽位。內畏太后。

外憚諸大臣。猶未敢縱逸。自加元服。變態百出。好出外遊行。太妃每乘青犢車。

隨路檢攝。其後漸自放恣。太妃亦不能禁。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

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或往營署。與嬖人解僧智、張五兒等。恆相馳逐。夜

開承明門以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戈矛。路逢行人男女。及犬馬牛

驢隨手刺死。無一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道絕。至鍼椎鑿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椎椎人陰囊。囊破裂。左右見之。有斂眉閉目者。蒼梧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之。洞胛而過。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大內耀靈殿。本明帝臨政之所。養驢數十頭於內。己所乘馬。養於御牀側。又知己非帝子。爲李道兒所生。每出入去來。常自號李將軍。必欲出其母醜京營有女子。年十五六。性癡憨。駕至不避。從旁嘻笑。蒼梧便入其屋。不避左右。與之苟合。女亦全不愧懼。任其所爲。遂大悅。男女俱不知羞。自然相合自是往來無間。人謂之路嬪牆妃。四字又性極好殺。一日不殺人。則慘慘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懼。蹈不測。謀候其駕出遊。稱太后令。閉城門。執而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收佃夫誅死。寸斬其家屬。或有告朝臣杜幼文、沈勃、孫超。亦與佃夫同謀。遂帥衛士自掩三家。剗解鬻割。嬰孩不免。時沈勃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其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恨吾不獲見之。遂死。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怒其不華。

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逆種天生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陛下便應作孝子。豈復得

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金銀。裁衣作帽。莫

不精絕。未嘗吹箎。執管便韻。若作貧賤人。則可養家度活。自造露車一乘。其上施篷。乘以出

入。其捷如飛。羽儀追之不及。又各慮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嘗

直入領軍府。天時盛熱。道成解衣袒腹。晝臥堂中。見帝至。倉皇起立。帝指曰。好

大腹。遂命立於室內。畫其腹爲的。持弓引滿射之。真如惡犬咬人不辨親疎。道成斂手曰。老

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飽箭

射之。帝乃更以飽箭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又嘗自磨刀曰。明日

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爲汝盡力。乃止。命有者

到處逢星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曰。幼主所爲如此。不惟吾等不免。社稷亦

不可保。不先廢之。後悔奚及。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

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功曹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

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寄書蕭蹟。令爲之備。却說蹟字宣遠。道成長子也。蹟插敘蕭方生之夕。母陳氏夢有龍據屋上。故又字龍兒。卽齊世祖武皇帝也。初爲尋陽郡贛邑令。值晉安王反。蹟不從。被執下獄。衆皆散。門客桓康驍勇多力。裝筐籃爲擔。一頭坐了夫人裴氏。一頭坐了兩位公子。挑之以逃。匿深山中。繼與蕭欣祖會集舊伴四十餘人。襲破郡城。救之出獄。及郡兵來追。桓康拒後力戰。手斬其將。追兵乃退。桓康大有俠氣及晉安旣平。朝廷徵蹟入京。拜爲尙書庫部郎。至是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道成欲使以郢州兵爲援。故報之。道成又欲出奔廣陵起兵。使人密告冀州刺史劉善明。東海太守垣榮祖。隨手插敘榮祖字華先。少好武。騎射絕倫。尤善彈。嘗登西樓。見鴻鵠翔於雲中。謂左右曰。吾當生取之。彈其兩翅。毛盡脫。鵠墜地。養其毛復長。縱之飛去。其妙如此。與劉善明皆道成腹心也。善明報以書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後悔。榮祖亦

報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卽有叩臺門者。大事去矣。道成雖得二人言。尙懷猶豫。紀僧眞曰。二人之言是也。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渡。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之計也。況今幼主出入無常。每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道成乃止。有王敬則者。臨淮人。追敘敬則出身少貧賤。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爲旣陽令。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平時善拍張。以勇力補刀戟衛士。前廢帝常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跳罷。仍撫髀拍張。儼捷異常。後補旣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見。曰。我得旣陽令。汝何時得司徒公耶。其人叩頭謝罪。敬則曰。爾亦壯士。吾不汝責也。此舉絕似淮陰至是爲越騎校尉。見帝無道。欲自結於道成。夜著青

衣。扶匍路側。聽察帝之往來。復陰結內廷楊萬年、陳奉伯等爲內援。專伺得間。卽便行事。是時蒼梧荒淫益甚。每往來寺院中。城西有青園菴。乃女尼所居。房宇深遠。徒衆數十。一日。帝突至其處。羣尼倉皇跪接。帝視之曰。是皆禿耳。見一幼尼尙未剃髮。貌頗娟好。問之曰。爾在此何欲。對曰。欲修行耳。帝笑曰。恐所欲不在是。便攜之入室。裸而淫之。淫惡事愈出愈奇又令左右擇尼中年少者遍淫之。問曰。此舉何如。左右曰。此舉是陛下大功德。遂大笑而散。又有一道人。名曇度。素無賴。與之親善。所親善者愈降愈下一夜行至領軍府前。左右曰。一府皆眠。帝何不緣牆而入。殺其一家。帝曰。我今夕欲與一處作耍。無暇爲此。宜待明夕。遂去。明日。乘露車與左右向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菴留連半日。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坐地而飲。酣醉如泥。疑疑天子直與乞丐無殊左右扶之還宮。寢於仁壽殿內。有楊玉夫者。常得帝意。出入必與偕。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罵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和狗肉食。是夜。爲七月七日。臨睡。吩咐玉夫曰。汝於庭中伺織女度河。

見卽報我。不見則殺汝。動運他手玉夫大懼。乃與楊萬年、陳奉伯、伺帝熟寢。潛取帝

防身刀。刎之。時年十五。鷄如殺犬先是帝出入無時。省內諸閣。夜皆不閉。羣下畏相

逢值。莫敢出走。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故帝雖被弑。無一覺者。乃令陳奉

伯袖其首。依常行法。開承明門出。遇王敬則於外朝。遂以首付之。使報道成。敬

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曰。大事已定。領軍速卽入朝。道成猶慮蒼梧誑之。不

敢開門。敬則聳身牆上。投其首以示道成。道成洗視之。果帝首。大喜。不唯死

可其喜便戎服乘馬而出。偕敬則入宮。至承明門。詐稱駕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

刀環塞門孔處。呼門甚急。門吏開門迎之。只道帝歸。俱伏地震懾。不敢仰視。道

成人殿。殿中驚駭。旣而聞蒼梧已死。咸稱萬歲。及旦。道成整宿衛。出立殿庭槐

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朝會議。三人旣至。聞帝已被弑。皆驚愕。不

敢發言。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

秉懼曰。尙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又讓袁粲。粲亦不敢當。

王敬則拔白刃。在殿前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遂不出口。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狀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此段道成陽讓劉乘膽怯。莫敢怒。不敢言。敬則將道成心事直喊出來。

褚淵曲意迎合一一如見

乃下議立安成王爲帝。作太后令曰。

昱以冢嗣登皇統。庶其體識日宏。社稷有寄。豈意窮凶極悖。日月滋甚。加以犬馬是狎。鷹隼是愛。單騎遠郊。獨宿深野。趨步闌闌。酣歌鑪肆。淫人子女。掠人財物。手揮矛鋌。躬行刳斬。自昔辛癸。爰及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分。民怨旣深。神怒已積。七廟阡危。四海禡氣。廢昏立明。前代令範。况乃滅義反道。天人所棄者哉。故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泰。驃騎大將軍安成王準。體自太宗。地隆親茂。皇歷攸歸。宜光奉祖宗。臨享萬國。便依舊典。以時奉行。



於是備法駕詣東府迎安成王準卽皇帝位。時年十一。是爲順帝。降封昱爲蒼梧王。葬之郊壇西。自是軍國大事皆聽道成處分。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爲侯。騎虎之勢已成先是劉秉初退朝。其從弟劉韞迎而問之曰。今日之事當歸兄否。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嘆曰。兄肉中詎有血耶。今年族矣。秉默然。然猶謂尙書一官萬機根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庶可無變。孰知事正不然旣而道成當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却說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早喪父。祖母哀其孤幼。名之曰愍孫。少好學。有清才。不以權勢爲重。平素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方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詔使出鎮石頭。卽時受命。又荊州刺史沈攸之。在明帝時與道成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有女。攸之娶爲子婦。其在荊州。有言其反者。道成力保其不反。攸之深以爲感。及蒼梧遇弒。道成遣其長子元琰。以蒼梧劊斷之具示之。攸之知道成將篡位。大怒。謂左右曰。吾寧王陵死。不爲賈充生。大義凜然然猶未暇舉兵。乃

上表稱慶。時張敬兒爲雍州刺史。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有異。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燈一隻以示意。敬兒乃密爲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藏於襦襜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不忍坐視國亡。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襦襜角示之。又會集諸將云。頃太后使至。賜我以燭。剖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吾不可負太后命。扶危定傾。願與諸君任之。衆皆應命。乃遺道成書曰。

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謀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積日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之遺訓。固如此乎。蕭公應語塞矣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無包胥之節耶。

書去。卽建牙勒兵。蓋攸之素蓄士馬。資用充積。甲士十萬。鐵騎三千。兵勢甚盛。乃遣輔國將軍孫同爲前鋒。餘軍相繼東下。道成聞其兵起。卽自入守朝堂。命

其子蕭凝代鎮東府。蕭映出鎮京口。內外戒嚴。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軍討之。先是道成以世子贖爲晉熙王燮長史。修治器械。以防他變。及徵燮爲揚州。以贖爲右衛將軍。與燮俱下。命柳世隆行郢州事。贖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君守於內。我攻於外。破之必矣。未事綱繆世隆領命。及攸之起兵。贖方行至溢口。欲歛兵守之。衆將皆勸倍道趨建康。贖曰。溢口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溢口。內衛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至此。天所使也。或疑城小難固。贖曰。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何患城小。識權達變不讓於父乃送晉熙王歸郢州。而已則留鎮溢口。遣使密報道成。道成聞之喜曰。真吾子也。乃以贖爲西討都督。話分兩頭。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路過巴陵。與攸之深相結。還至京師。乃與袁粲、劉韞、劉韞、謀誅道成。而黃回、孫曇權、卜伯興等皆與通謀。先敘內變當是時。劉韞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閣。黃回出屯新亭。粲等定計。矯太后令。

使韞與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黃回等爲外應。劉秉等並赴石頭。謀既定。將以告褚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書生誤事 往往如此淵卽告道成。道成聞之。乃使薛淵往石頭。陽爲助粲。陰實防之。薛淵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之甚。對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者。正謂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憂耳。但當努力。無復多言。道成旣遣薛淵防外。又恐內變難制。乃以王敬則爲直閣。與卜伯興共總禁旅。戒之曰。有變先殺伯興。劉韞。敬則領命而去。是時粲與諸人。本期壬申之夜。內外並發。而劉秉恆擾。不知所爲。纔及晡後。卽束行裝。噉羹寫胸上。手振不自禁。此等無用之物 何足與圖事日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旣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無憾。孫曇權聞之。亦奔石頭。乃大露。道成密使人告敬則。時閣門已閉。敬則欲開閣出。卜伯興

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帥禁兵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夜顧。殺特來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惶急。走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乃殺之。伯興倉皇出。敬則亦迎而殺之。王蘊聞劉韞死。嘆曰。事不成矣。狼狽率部曲數百。向石頭。薛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卽散走。道成調遣何等周密。袁粲同事。諸人皆倉皇失據。焉得不敗。道成又遣其將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自倉門入。與薛淵并力攻粲。孫曇權禦之。殊死戰。殺臺軍百人。僧靜乃分兵攻府西門。縱火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秉不顧粲。卽踰城走。粲亦下城欲還府。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重。不忍負耳。僧靜乘暗獨進。來殺袁粲。最在粲後。覺有追逐聲。急以身衛父。僧靜直前斫之。最仆地。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亦何害。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但未識粲死之後。宋事作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劉昱本李道兒子。旣竊位。無惡不作。至偷雞盜狗。醜濫已極。千古以來。無此樣子。禽獸猶知有母。昱以羽扇不華。至欲弑母。禽獸不如。爲楊玉夫所殺。蓋已晚矣。道成始而憂禍。繼則羽翼已成。不得歇手。亦是騎虎之勢。沈攸之一心輔國。不以姻戚交好。稍動其心。事雖不成。可謂忠臣。褚淵受顧命之日。貳心已見。眞反覆小人。謠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公論自在人心也。

### 第十五卷

沈攸之建義無成

蕭紹伯開基代宋

話說袁粲死後。黨與瓦解。劉秉走至額擔湖。追兵斬之。王蘊、孫曇權、皆被獲誅死。唯黃回期於詰旦領兵爲應。聞事洩。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伏下黃回粲有門生狄靈慶。平時解衣推食。待之甚厚。及粲死。一門盡誅。遺下一兒。僅數歲。乳母竊之以逃。念無可投者。唯靈慶一家。素受袁氏厚恩。攜兒投之。求其庇護。靈慶曰。吾聞朝廷構袁氏兒。懸千金賞。今來吾家。富貴到矣。因卽抱兒出首。乳母

呼曰。天乎。公昔有恩於汝。故冒死遠投。汝奈何欲殺耶。君以求重賞。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族不久。此乳母不讓程嬰杵臼先是兒在時。常騎一大氄狗嬉戲。朝夕

相隨。死後。靈慶常見袁兒跳躍堂上。或怒目視。家中器物常顛倒。本期朝有重

賞。那知道成亦薄其爲人。絕不加賞。靈慶已失望。小人枉一日。忽見一狗走入

其家。遇之於堂。猝起而噬其喉。靈慶仆地。狗至死不放。靈慶遂死。未幾妻與子

相繼沒。此狗卽兒所騎大氄狗也。人以爲靈慶之負恩。不若狗之報主云。畜生

今人無義古同慨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沈攸之遣其將孫同以三萬人爲前驅。劉攘兵

以二萬繼後。分兵出夏口。據魯山。自恃兵強。頗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勞攻取。

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卽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不答。其

將宗儼之勸攻郢城。無見識臧寅止之曰。不可。郢城雖小。而地却險。攻守勢異。非

旬日可援。若不時舉。徒然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領根本。則郢城

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留偏師攻郢城。自將大軍東下。世隆欲誘之來攻。置陣

於西渚挑戰。又遣軍士於城樓上大聲肆罵。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隨其術中

了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所謂小不忍則

亂大謀收之老將何乃不知是時內難雖平。外患未已。道成晝夜憂懼。問於參軍江淹曰。天

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

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攸之

力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

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言過

矣。劉善明亦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

險阻。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

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而留攻郢城。

以淹時日。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不足慮也。竊以黃回素懷異

志。假以強兵。恐勞公慮耳。道成曰。其罪未彰。吾不忍廢。且彼無能爲也。於是道



成出屯新亭。却說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贇引兵據西塞。爲世隆聲援。時范雲爲郢府法曹。以事出城。爲攸之軍士所獲。攸之使送書入城。餉世隆犢一羸。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釋之。直訴苦情自然原諒先是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於是大怨。召諸將吩咐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諸君定獲封侯之賞。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成。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事。近來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令一出。衆皆疑懼。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劉攘兵雖爲攸之將。心懷反復。一日。手下軍人亦有逃去者。懼坐其罪。密以書射入城中請降。世隆約開門以候。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姪劉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

向旦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不聽吾言。至有此日。但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遂投水死。臧寅可謂有謀有守 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共還取。以爲資糧。時郢城尙無追軍。而散軍亦畏抄殺。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那知張敬兒乘攸之東下。卽起雍州之衆來襲其城。攸之子元不能抗。遂棄城走。爲人所殺。其城已爲敬兒所據。攸之士卒聞之。未至江陵百餘里皆散。攸之無所歸。走至華容界。遂自縊。村民斬其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繖。狗諸市郭。食敬兒 初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食敬兒 初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榮感其恩。誓以死報。及敬兒兵來。榮爲留府司馬。或勸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此大事。若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破。軍士執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已辦 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程邕之見榮將斬。前抱之曰。與

邊公同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子好漢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命先殺之。然後及榮。見者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却說道成聞捷。還鎮東府。下令解嚴。以柳世隆爲尙書右僕射。蕭贖爲江州刺史。蕭巖爲中領軍。褚淵爲中書監。凡朝廷要職。皆用腹心爲之。單有黃回屢懷異志。至京之日。尙擁部曲數千人。道成欲收之。恐致亂。乃託以宴飲。召入東府。伏甲斬之。丁結黃回由是異己悉除。內外咸服。駸駸乎有代宋之勢矣。下敘道成受禪且說南朝最重聞望。時長史謝朓負盛名。道成欲引之參贊大業。深夜召之。屏人與語。久之。朓無一言。唯二小兒執燭侍。道成慮朓難之。取燭置几上。遣兒出。挑之使言。朓又無語。乃呼左右。不樂而罷。右長史王儉知其指。迎合的他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得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

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有理。儉又曰。公今名位。尙是經常宰相。宜體絕羣后。微示變革。儉請銜命。先令褚公知之。道成曰。少日我當自往。卿不須去也。儉乃退。下便插入王儉家世却說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綽。僧虔。僧達。皆其叔也。曇首暇日。嘗集子孫於一堂。任共戲嬉。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形。僧虔累圍碁子十二。旣不墜落。亦不復加。僧綽採蠟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曇首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必此子也。僧綽當羽儀王國。福澤之厚。終不如僧虔。後皆如其言。儉生未期。而僧綽遇害。爲僧虔所撫養。性篤學。手不釋卷。年數歲。便有宰物之志。賦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是宰相口氣賓客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一日。袁粲見之。曰。此宰相種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僧虔嘗有書誠儉曰。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至論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祖宗不能爲汝蔭。政應自加努力。儉因此益自勵。至是爲太尉右長史。知道成將代宋。欲輔成其業。

以建不世之勳。故汲汲勸其受禪。越一日。道成自造褚淵。攜手入室。款語良久。乃謂曰。我夜夢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且褚雖位望隆重。不過一惜身保妻子之人。非有奇才異節。公有所爲。彼必不敢立異。儉能保之。乃倡議加道成重爵。體絕羣臣。以議報淵。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太傅。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兼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又道成心重謝朓。必欲引參佐命。拜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仍以朓爲侍中。更以王儉爲左長史。三月甲辰。以太傅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錫。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宮。一如東宮之制。褚淵求說於齊。引魏司徒何曾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可謂老而無恥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尙書右僕射。儉時年二

十八也。四月壬申，進齊公爵爲王。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是時帝當臨軒，不肯出。逃於後宮佛蓋之下。憐可王敬則勒兵殿廷，以板輿入迎。拔刀指太后曰：帝何在？太后懼，自率閹人搜得之。帝涕泣不已。敬則啓譬令出，引使登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無恐。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昭果報帝泣而彈指曰：願後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憐可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走至殿側，引枕臥。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登車還宅。乃以王儉權爲侍中，解璽授禮畢。順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後，纒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褚淵率羣臣奉璽授，詣齊宮勸進。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

賁曰。奉璽授在齊大司馬門。可實。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爲。此語勝。甲午。王卽皇帝位於南郊。是爲齊高帝。還宮大赦。改元建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之。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狂至此。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向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嘗爲一名十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懷極。淵固辭司徒之命。不拜。奉朝請。一日。淵入朝。以腰扇障日。有劉祥者。好文學。性氣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從車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指車前驢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可作三公。淵顧僕曰。速驅之。速驅之。毋聽狂言。此種人受人輕。時輕薄子。多以名節訊淵。以其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目。爲宋氏亡徵也。河東裴顛上奏。數帝過惡。掛冠徑去。此病淵。帝怒。殺之。太子蹟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適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

沛國劉瓛。爲當時儒學冠。帝以爲政之道問之。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帝嘆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帝性節儉。卽位後。不御精細之物。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爲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見主衣中有玉介導。命卽打碎。曰。留此政是興長疾源。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由是奢侈悉汰。風俗一變。夏五月乙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小往人獻勤如此上不罪而賞之。并殺宋宗室諸王。無少長皆死。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封皇子嶷爲豫章王。均爲衡陽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曩爲武陵王。暠爲安成王。鱗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立太子曠爲皇太子。却說太子少歷艱難。功名素著。自以年長。與帝共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侍中荀伯玉密啓之。帝大怒。不見太子。欲廢之而立。



豫章王疑。太子聞之。憂懼稱疾。月餘不出。而帝怒不解。父子之間不避嫌疑。幾至危殆。何況其他。一

日。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語駕往東宮。以慰太子。帝不語。敬則因大

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大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候駕。因呼左右索輿。帝

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披帝身。扶帝上輿。敬則此舉大有作用。遂幸東宮。召諸王大臣宴

飲。太子迎帝。遊元圃園。長沙王執華蓋。臨川王執雉尾扇。竟陵王子良持酒鎗。

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與豫章王捧肴饌。帝暗回帝意。帝大悅。酒半。褚彥回彈琵琶。王

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歌。王敬則脫朝服去冠。挽髮。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三公

掃地盡矣。然此却好看。帝笑曰。豈有三公如此者。對曰。臣由拍張。故得三公。今日豈可忘

拍張。帝大笑。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散。是日微敬。則太子幾廢。表明

之敬則。以故太子德敬。則而怨伯玉。伯玉補敘先是伯玉少貧賤。賣卜爲業。帝鎮

淮陰。用爲參軍。所謀皆合。甚見親信。嘗夢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

飛。伯玉問翅何時飛。帝曰。尙待三年。伯玉於夢中叩首祝之。忽有龍出帝腋下。

翅皆飛揚。醒以告帝。帝喜。後二年。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大權在握。謂伯玉曰。卿夢今日驗矣。至是因啓太子之過。帝愈信其無欺。使掌軍國密事。勢傾朝野。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其母死。朝臣無不往弔。褚淵、王儉、五鼓往。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卿士。已擁塞盈巷。至下鼓。尙未得前。及入門。又倚廳事久之。方得弔。待他王人可知此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惛然。恨之切齒。明日入宮。言於帝云。臣等所見二宮及齋閣。以比伯玉宅。政可設雀羅。怪不得外人有言。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帝聞而笑之。寵任如故。後太子卽位。遂賜死。從來權所集伯

玉勢耀若此焉得不敗 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出嫁。是夕。隨人逃去。而伯玉卒至敗亡。此是餘話。今且不表。却說帝得天下。年齒已高。自踐祚以來。勤勞萬幾。宵旰不息。精神漸減。四年二月乙未。帝不豫。三月庚申。疾益甚。乃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授遺詔輔政。詔曰。

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遺疾彌留。至於大漸。公等事太子如事吾。當令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宏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壬戌。帝崩於臨光殿。年五十六。於是羣臣奉太子卽位。是爲武帝。稱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尙書事。左僕射王儉爲尙書令。車騎將軍。喪禮悉從儉約。遵遺詔也。庚午。以豫章王疑爲太尉領揚州牧。武帝諸弟中。豫章最賢。常慮盛滿難居。求解揚州。帝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疑嘗過延陵季子廟。觀泆井。有牛奔突部伍。左右欲執牛。主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其爲政寬厚類如此。表豫章之賢伏下死得可惜時臨川王映亦號賢王。帝問其居家何事。映曰。唯使劉獻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帝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帝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次弟爲善更多也。相與大笑。時帝友愛甚

篤。而太子長懋。素忌諸叔。居心如此。焉得不死。故諸王皆不願與政。未幾豫章卒。年四十九。帝甚哀之。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墮月。帝見而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疑死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傳云取精多用物宏則魂魄強豫章狂死焉得無精多物爽其見形而有言也宜哉。我患癱與痢。未應便死。皇太子於膏中加藥數種。使癱不差。復於湯中加藥一種。使痢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向胸前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相好。爲吾呈上。言訖不見。文季大驚。祕不敢言。但未識太子有何報應否。且聽下回分解。

齊高帝當宋之季世。羽翼已成。不得不爲禪代之事。褚彥回屢受顧命。直以天下爲人事。其親弟尙不能忍。况他人乎。此名節之所以足重也。至高帝節儉爲心。雖黃金與土同價之言。亦是驕人語。其好處不可沒也。